

大衆文藝叢書

問題在那裡？

趙熙著

東北
圖書館
行政學院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問題在那裡？

趙熙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問題在那裡？

著者 趙

熙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上海英租界五二〇號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一九四九年十月

版一第版北華造印京北在

市總工會的宗明同志，深夜接到二區職工會辦事處組織委員馮超的電話：「今天洪盛紗廠的工人代表和工作組來說：洪盛紗廠的工資不合理，要求調整。」

「不合理，什麼地方不合理呢？你能够說得更具體一點嗎？」

「據說這是羣衆的意見，工人認爲各車間的工資都不大合理，據說有一些僞工會理事，從前根本不幹活兒，現在也幹不多少，工資比一般人都高。」

「高多少？」

「沒有說……」

「唔」，宗明在電話上沉吟着，對方顯然感到他有些不高興，馮超是了解宗明一向的工作作風的，停頓了，宗明又說：「請說下去吧。」

「有些老技術工人工資據說比小女工還低，他們只說要調整，還沒有更具體的意見，祇有搖紗間的女工，要求提高，要一車紗按三分錢底薪算。」

「從前搖紗間，搖一車是多少呢？」

「好像一天合十七斤多米。」

「增加以後會是多少呢？」

「不知道。」

「那情況還是很不清楚的。」

「是沒鬧清楚，我也不懂得紗廠的工資是噤回事。」

「既然不清楚，就調查一下，不要冒冒失失去調整，我們連那些不合理，怎樣才算合理都不知道，拿不出具體主張來，怎麼可以冒冒失失去調整呢？」

「可是工人的意見多得很。」

「問題是我們還拿不出正確的意見來領導群眾。」

那邊被方才工人代表與工作組的情緒所推動了，他執拗起來說：

「工人群眾都這樣要求，大家都認為不合理，一定要調整。」

「可是起初提出要求的是那幾個人呢？」

「據說，工人都這樣要求。」

「工人的要求總有一個醞釀的過程，看看是那些人首先提出的？工人有幾種態度？否則不好辦事。」

「可是這是羣衆一致的要求。」馮超有些着急了，十分執拗地要求同意立刻着手調整。

宗明也有些火了，他說：

「不要拿羣衆一致要求來作口號，你們連問題是誰們先提出的，羣衆有幾種態度都不清楚，還談什麼羣衆一致要求。」

「好罷，我們再了解一下，可是工人急得很。」

「弄亂了，工人更要急的，先把情況弄明白，有了主見，再來考慮罷。」

電話在此結束了，宗明放下電話，把國營紗廠的新工資方案翻開來看，數字非常複雜，許多名詞都不懂，耐心地看了很久，才看出比原來的各種工資都有不同的增加。心裏默默計算了一下，定值工，最高的每天可以拿到二十一斤多米，論貨工，最高的是十七斤多米，他直覺地感到，這是相當高的，隨後他又想到，這是說最高的，可是一般的會是多少呢？他又拿起方案看，論貨工，

拿搖紗工人來說，以三十二隻紗的工資計算，最高以六十車算的，他想到：六十車？一般能搖到多少車？如果這個方案是正確的，那麼洪盛紗廠的工資只要向它看齊就行了，用不着去計算工廠的原料費，折舊費，以及商品價格，用不到去估計平均的工業利潤，就可以確定這樣調整是不是使資方有利可圖，合乎勞資兩利原則了。想到這裡，他覺得問題似乎簡單一些，可是按宗明同志一貫考慮問題的作風，他總要更多地向自己提出一些問題來，他不是一個思想上怠惰的人，思索了一下之後，他就想到，洪盛紗廠的機器，和國營紗廠的機器是否一樣呢？這是個問題啊。他感到這些問題，在房子裡看方案是沒法解決的，他決心要找個機會直接到工廠去看看機器，找工程師，工人們調查一番，因此他這一次思考是沒有結果的。放下草案，已經感到十分疲乏，看看錶，已經是一點過十分，便回到寢室去睡下。

轉眼一個月過去了，這個時候宗明非常之忙，在煩忙中的人往往不會感到時間長的，許多重要的問題佔去了他的思索，佔去了休息時間，他再也沒有查問過洪盛紗廠的情形，同時，二區職工會辦事處也再沒來報告這回事。

這時，各處都在傳達一位偉大人物的報告，在這個報告裡指出：各處工會工作的領導機關都曾經產生過一種偏向，無分析，無計算地，因此是盲目的支持工人不斷增資的要求；對於這樣的情況，這位偉大的革命領導者說：是冒險的，結果是會剝奪了資本家積累資金的可能，是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一種傾向，對工人不利的。

各處都在傳達，討論，進行爭辯。

洪盛紗廠工作組的郭成同志在會議上，沉默了很久，最後他說：「我當然擁護上級的指示，就不知道以後怎麼替窮人辦事，在鄉村裏，一個大發動，稀里嘩啦把地主的東西一分，窮人的日子就過好了，進城來先還說工人的工資不高，沒法過，增一下資總還不算啥，又沒分他的工廠，資本家有的是錢，這有啥不對呢？這下，這樣也不行了，我真有點發蒙。」

馮超去向他說服，說新民主主義是容許資產階級存在的，不但這樣，還要保護和發展工商業，他的話雖然不錯，可是完全不能說服郭成，最後馮超要求郭成他們回去檢討一下過去掌握政策的偏向。

郭成悶悶地走了，他對工作組一個女同志李吉說：「檢討啥，執行不就結了。」李吉說：「從先我們是有點糊塗，真這麼增資搞下去，資本家不賺錢了，他關了門，還不是工人受害。」

郭成不注意李吉的話，因為這一點，他在聽傳達時也聽過的，就很簡單地說：「那有什麼關係，今後按上級指示辦就得了，我又不是三年兩年的黨員，堅決執行決議，沒有問題，以後說啥也不增資好了，這還不就是糾正『左』傾嗎？」

他們歸來，告訴了代表會，代表們一聽，大家都很沉默，最後有一個代表說：「對是對，就是沒法說服群眾。」

有的說：「你看工人那個勁頭，說也不服。」

在分工傳達時，有些代表堅持要到職員會上和細紗間去傳達，却沒人肯去別的車間，李吉問他們爲什麼？代表們說：職員好說話，細紗間是小女孩也好說，別的車間去傳達還不得挨罵嗎？最後，由於郭成的堅持，還是決定去傳達，到搖紗間去的是代表于洪方。這個老工人，傳達得非常簡單，他說：「咱們

工人當主人，要擁護勞資兩利，不要落後，勞資兩利就是多作活，好好幹，少拿錢，別老要增資了。」

工人們大部份沒聽完就走了。有些人還說：「咱們不懂你那些政策。」有些工人在打聽着：「你們開會好些天，就這幾句話？」

代表們因爲自己也不明白，多半勸工人再不要提增資，要多幹活，少拿錢，這一來，工人們都有些莫明其妙。有的就私下議論：「郭成同志變的好快，再也不講窮人大翻身了。」工作組，代表的常委，雖然感到了這種空氣，可是他們還是常常勸工人要努力幹活，有的還加上說：「現在工廠賺錢不多，等賺多了再說。於是工人更驚異了，有些人就說道：「怎麼弄的，他們說話越來越像資本家了。」

這時候，洪盛紗廠的紗，比起別的紗廠出的紗來，價錢落下來了，甚至有一次洪盛紗廠的紗被買主送回來，說是質量太壞。

工作組找資方談了一次，知道毛病出在搖紗間，就在全廠代表大會上宣佈這件事，說一個車間工作不好，影響了大家，要求搖紗間搖好紗。

女工代表葛俊忿忿地說：「得了，我們保證搖紗間出好紗就得了。」她說罷就出了會場，果然幾天之後，搖紗間的紗出得比從前要好些，郭成很得意，立刻把這件事報告了區辦事處，馮超也鼓勵過他一番，可是，搖紗間裏却鬧了起來，一個叫王二姐的女工說：

「非得增資不行，咱們的工資一天比一天少了。」

陳美英冷言冷語說：「增資，你休想工會替你辦。」

別的女工也在議論：「真是的，這一搖好紗，工資少得太多了。」

王二姐說：「怕什麼，咱們關車，不增加不行！」她這一吵，也有同意的，也有不大贊成的，王二姐就大聲地罵：「這些個人，又想拿錢，又不敢幹，你看，他們敢來抓我們！」

過了幾天，搖紗間突然在中午關了車，這件事完全出了郭成意料之外，他感到沒法子想，在辦公室裡說：「真他媽的問題多。」就倒在床上睡起來。

李吉走來也想不出什麼主意，決定開代表會，代表們一來，都知道是爲什麼事，就全默不作聲，郭成要求他們去說工人開車，于洪方搖頭道：

「這我可幹不了，真叫人斃氣，不叫我幹這代表算了。」

郭成沒理會這意見，一直在解釋說：要照顧生產，關車要不得。

有個代表說：「除非答應調整工資，啥事兒都好辦？」

郭成說：「那不行！」

衆人又都沉默了。

李吉說：「上級也沒說是工資絕對不能改變，只說要改就要改好，我看……」

郭成急了，他立刻和李吉爭辯起來：「這怎麼行，違反了政策，誰負責，這麼辦可不行！」

李吉又說：「稍稍改變一下工資，不一定就是違反政策，我的意見你根本沒聽清楚。」

郭成說：「稍稍改變一下，你倒說得好。」

代表們看見他們爭起來，多數都在一邊看着不作聲，只有曾義說：「咱們這樣討論也不行，現在搖紗間還關着車哩！」

郭成說：「是呀，談這個罷，怎麼辦？」

李吉忽然說：「我去說服去。」她就去了，兩個鐘頭之後開了車。

馮超接到工作組報告之後，立刻打電話給宗明。

「爲什麼關車？」

「還鬧不清，只關了三個鐘頭，我們工作組去說服的結果，已經又開車了。看來主要是工資問題，自從討論了總工會指示之後，工作組檢討了單純支持工人經濟要求，勞資兩利政策掌握很不够的缺點之後，一直在說服工人增加生產，現在據說紗的質量提高了。」

「據誰說？」

「洪盛紗廠的幾個工程師都承認這點。」

「那爲什麼今天下午關車？」

「是搖紗間幾個女工，有叫王二姐、陳美英的領頭關的車，和職工代表吵了一架，就一齊關了車。」

「基本原因是什麼？」

「那個老問題，要增加工資。」

「職工代表意見如何？」

「他們說：我們是擁護勞資兩利的，要叫我是普通工人，一定不提什麼要求，可是沒法說服群眾，現在要辭職，不幹代表了。」

「哦，那麼問題相當嚴重，你們準備怎麼解決呢？」

「暫時還沒有什麼辦法，只是工人對工作組說：保證搖好紗，不關車，但工資在三天後必需調整。」

「你們對調整工資的意見怎樣？」

「很複雜，一直還沒弄清楚，電話上也說不明白，明天給總工會送材料來罷。」

「這也好，等看了材料再說。」

「哦，我忘了，明天開代表會討論這個問題。」

「什麼時候？」

「下午五點至七點。」

「那——也許我來參加會，也許有旁人來，最好早點到工廠去，事先工會機關有一個意見。」

宗明放下電話，在屋裡走來走去，他想：「很明顯，工作組又把問題簡單化理解了，可是，我也沒有抓緊檢查，拖出來的。」他沉思一下之後，立刻撥電話叫工會的一個工作人員，叫季澤的，約他明天下午兩點鐘來，要一道去看洪盛紗廠。同時告訴他約研究室的孫源同志也來，最後，他坐在沙發椅上，又拿起國營工廠那個新工資方案來看，看着那些枯燥的數字，由於疲倦就朦朧入睡了。

突然，他驚醒過來，發現在對面的椅子上坐着一個女同志，在凝望着他。

「真能睡呀！」

他慚愧地笑了，有些不知所措，像個小孩子似的，這個女同志叫施家慧，是作青年團工作的，帶着眼鏡，一直在微笑地看着他，宗明支支吾吾地說：

「怎麼有空來？」

「有事找你啊，打電話也打不通，這次是找你第三次了。」一聽到她是有

事找他，宗明脫出了窘境，他說：

「什麼事？難道又是要我去給你那個中學演講？」

「不是。」施家慧搖搖頭，「學校都快放假了，我們有一批青年團員，都非常熱情，想和工人生活一個時期，要利用假期到工廠去待一個月。」

「有趣，可是去作什麼呢？」

「作什麼？接近無產階級啊。」

「真不錯，看起來又是生意找上門了，我們的買賣真是不少。青年團員覺得工廠是消假的場所嗎？」

「不，誰會那樣想，去還是作些工作。」

「作什麼？你舉一個例。」

施家慧很聰明，她感覺出宗明對她們那種帶有些幻想的念頭是不贊成的，就很快接口道：「正是要你們工會的負責同志指導啊！」

「還有什麼條件呢？」宗明心裡明白，這一個想法一定會包含着不少的幻想，因此笑笑地問。

「祇是要求工會方面能够担負青年團員們這個時期的伙食。」

「哦，難怪不得不找到我頭上了，這樣的工作，你們應該找宣傳部，青工部去商量的。」

「可是。」施家慧忽然執拗地看着宗明說：「我要問你的意見。」

「意見嗎？倒是有。」

「先說贊成不？」

「那要先把事情弄明白，」宗明此時是完全按自己一貫對待工作的習慣來說話的：「要看看如何使用這批力量？會起什麼作用？對青年這種熱情，我是很歡迎的，拿出糧食來并不一定太困難，只要真有價值，我想常委會可以批准的。」

「咦，才和資本家打了幾天交道，就學得這麼精於計算了，你對這工作到底有什麼意見呢？」

「我怕你們堅持不下去。」

「爲什麼？青年團員們熱情高極了。」

宗明微笑着，慢慢說道：「第一天呢 剛到工廠，很興奮，第二天可以參觀機器，第三天就感到沒有多少事可作，到第四天，在工廠裡看了一天小說，然後覺得無聊，就要求搬出來。」

「你潑冷水。」施家慧有點生氣的樣子。

「不！」宗明此時說話完全自由了，「這個首先要和你說明的。」她瞥了宗明一眼，「爲什麼你那樣估計？」

「因爲，工人一天作十個鐘頭的工，只有剛上班和中午有一點空，還得吃飯，餵孩子。你們不熟悉，想着這一去，好像工人成天都有空似的，生活一個時期，多麼美妙的幻想，一下工，女工都惦着家和孩子，急急忙忙要走，你們去又不能解決什麼問題，這一來幻想就落了空。」

「那你是不贊成去了？」她有點失望。

「這就要看你們的決心。」

「決心怎麼沒有，就是你，一盆冷水把人的熱情都澆冷了。」

「這樣容易冷的熱情麼？」宗明笑起來，「那還是不去的好。」

「不行，不行，」她着起急來，「你別和我兜圈子了，直接把你的意思說說好不好？」

「要去就必須堅持，不興住兩天，一事無成，又搬出來，那樣子，就表現了青年知識份子的動搖性。」

施家慧這才明白宗明的意思了。她和宗明認識還不滿一年，可是就這一年中很少的幾次接觸，覺得宗明同志對事情總是在細細思索的，大胆又慎重，毫不含糊，事情總是不作則已，要作就事先考慮週到，一作便很堅持，她覺得這比她自己那種熱情，勇於任事，是不同的。她時常感到宗明比她成熟，可是她又不得不感到宗明在生活上，時常表現出一種稚氣的單純來，這一切使她樂於接近這個人，此刻她沉思地說：

「要我們在精神上先作這個準備真是必要的。」

「你們可以去參加辦工人訓練班，我們正要作這個工作的，起初一道學習，以後就可以參加辦，首先你們可以找時間和工人開一個聯歡會，在文化娛樂方面來接近。重要的，是你們要仔細把工人的各種反映記下來，可是，你先和

青工部研究一下罷。」

「好，我們的團員，有幾個會演戲，排戲的，也有會教歌的。」

「哦，明天下午有空嗎？」

「有。什麼事？」

「明天下午兩點鐘你來吧，咱們先一道去看一個私營的工廠，那裡正出了些問題。」隨後施家慧告辭到青工部去，宗明送她到門口，望着她走遠了，還回頭來，揚揚手。他覺着，她走路這種輕快急速的步子，表示她心裏是愉快的，就自個回到辦公室。

二

次日下午三點過鐘，宗明同志和季澤，孫源，邀約了施家慧，一齊到洪盛紗廠去。當他們走到郊外時，周圍都是一座一座的大樓，巨大的烟突冒着濃濃的黑烟，宗明指着一座灰色鋼骨水泥的大樓說：

「這個工廠原來有二千多工人，可是停工三年了，現在只有一百多人在工

作，祇是想使機器不銹壞罷了。」

「這真是工業區，有多少工廠啊！」施家慧說：「以後我們就到此地來工作。」

「不多。」那個叫季澤的工會工作人員說：「一共不到十個工廠，可是這也就算我們這個城市工業集中的地方了。」

「我們這個舉國有名的所謂大工商業城市，百人以上的工廠一共只有三十六個，真正的產業一共不過僱傭了十一萬職工，在大的工業國來說，一個企業僱的工人就比我們這個城市整個工業僱的人還多些。」這是宗明說的。

「只有這一點工業麼？」施家慧驚異了。

季澤說：

「原先我也以為絕不止這一點工業的，最近我們作了一次統計，把數字總結出來之後，我們好多人都感到太少了。」

「這一個數字代表了多少問題。」宗明說：「我們這個全國有數的大工商業城市才這一點工業，全國的工業狀況就可以推想而知了，所以我們要十分愛

惜這點工業，細心保護它，讓它能够發展起來，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同志都還沒有了解到，我們的工業基礎是何等地薄弱。」隨後他又對另一個工作人員叫孫源的說：「我們統計那個材料弄好沒有？」

「差不許多了，但是這個數字有不少是一兩月以前統計的，現在開工的，擴大的那些數字還沒有加進去。」

「不要等加進這些數字了，多不了多少的，你要等新的數字，永遠會追不上的，事情總是在變化。有一個數字，可以使同志們對我們的工業狀況有一個起碼的概念，這樣對掌握政策有莫大的幫助。」

「再過幾天就可以把材料付印了。」孫源說。

他們走到工廠門口，對廠警說明了他們是工會的人以後，就直接走到工作組辦公的房子去，區工會組織委員馮超和工作組的幾個人：郭成，女同志李吉，正在聊天，看見宗明他們進來就停止了談話來招呼：

宗明說：「你們剛才在談什麼？這樣熱鬧。」

郭成有點不安地說：

「談在根據地搞土地改革的故事。」

「你們原來都在一個地區工作嗎？」

「不。」馮超說：「談起土地改革來，大家都經過的。」

「唔，搞土改很痛快罷？」宗明說。

「當然囉。」郭成說：「在工廠工作老摸不着頭腦，大家都覺得朦朧頭轉向的，空下來就聊起土地改革來。」

宗明皺了皺眉頭，坐下來，他問道：

「你們在這個工廠團結有多少個積極份子？」

郭成看看李吉說：

「有一些。」

「多少？」

「這工廠一二千人，認識還來不及，也不多幾個。」

「是誰呢？」宗明拿出筆記本來，

郭成又望望李吉，說：

「職工代表都是好的。」

「都是誰？」

李吉和郭成講了幾個名字，介紹了一下他們的情形，大體都是相信工作組的，聽工作組的話。

「除此以外呢？」

郭成說：

「此外，有也不能說沒有。」

季澤加上說：

「說這樣的人罷：不一定是代表或小組長，要老實，正派，在工人中有些威信的，幹活好的，有些誰呢？」

李吉誠懇地說：

「除了代表會之外，我們接觸得不多。」

郭成解釋道：

「工人一下工就走了，除非特地叫留下來，以前我們還到車間去，後來工

會通知要不妨害生產，這樣接觸工人的時間實在沒有什麼了。」

宗明不期然想道：

「這就是他們要經常回憶土改的原因。」

馮超說：

「今天的會怎麼開呢？」

郭成不作聲，李吉說：

「打算討論工廠的生產問題。」

宗明說：

「今天是討論這個？」

郭成解釋道：

「工人群眾很落後，現在就祇要求增加工資，我們已經傳達過總工會的指示了，今天讓代表會討論生產，再貫徹一下報告。」

「事先怎麼準備的呢？」宗明問。

郭成有一點窘。

「怎麼準備？你沒什麼準備？」

馮超說：

「會議怎麼準備的？」

「先找積極分子談過沒有？」宗明說，「這次會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郭成還沒說話，李吉老老實實地說：

「這是我們的缺點，開會從來不作準備的，也沒想好要談什麼。反正，有事就開會。」

馮超說：

「這是工作組的通病，隨隨便便就開一個會，開會要弄什麼？連自己也不明白，有時，工作組自己在會上就爭論起來，叫工人在一邊聽着，一開會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

郭成說：「那今天不開也行。」

馮超說：「不開，怎麼這樣隨便呢，這回又沒有準備，真是，只好開着看罷。」

宗明覺得這樣很不妥，可是一時又想不出主意，就說：「你們已經決定開了，就開吧，我們在一邊聽聽。」

李吉說：「聽聽，總能聽到些事兒的。」

宗明自己在想什麼，停了一刻他問：「工作組在工廠內活動的主要方式就是開代表會嗎？」

李吉說：「是的。」

郭成說：「還有哩，歌詠隊，壁報還不是活動方式！」

宗明見沒有什麼可問的，只好揣起筆記本子來，他想：「問題在那裡呢？看來得自己來發現了。」

馮超說：「現在還早，是不是要去參觀一下。」

宗明說：「我先不去了，」隨後他問施家慧：「你們看看去吧。」

施家慧，孫源隨馮超，李吉去參觀車間，宗明看見郭成沒有動，就問他：「你不去？」

「我去幹啥？」郭成說，「成天在工廠，看了好幾回，一大堆機器鬧哄哄

的，看也摸不到頭，這些機器呀，真是沒法，把頭也關昏了。」

當宗明，季澤出去找工人去以後，郭成懶洋洋地在床上躺下了。

宗明和季澤在車間門口，碰到一羣青年男女工人，在那裡嘻嘻哈哈，說說笑笑，看見宗明他們，也有打招呼的。宗明問道：「怎麼，都休息了？」

「不，我們是夜班的，白班還沒下呢？」

「都是夜班的？」

「不！」一個青年工人指着一些小女工說：「她們細紗間的是白班的。」

「怎麼出來了？領班的不罵人嗎？」宗明問。

「還敢罵人？」青年工人說：「她們不罵他就算好的了。」

「哦，常常是這樣？」

「可不！」那個青年工人說，「她們現在是解放了。」他這一說，引得大家都哄笑起來，有一些女工就回到了車間去。宗明和季澤一面走，一面說：「這是勞動紀律的問題哩。」

「解放以後，常有這種現象的。」季澤說。

「也不奇怪，解放前，工人被壓迫太重了，這叫作矯枉過正，可是這也是
一種不覺悟的表現。教育是可以解決的。」

隨後宗明說：「我到原動部去找找技術工人看。」

季澤却說他要去搖紗間的工人看一下。

宗明在原動部旁邊碰到一個老工人，那個老工人招呼了他，宗明就和他互
通了姓名，談起來。先談到馬達和鍋爐，後來又談到這個老工人在工廠已經有
二十多年了，兒女都在紗廠作工，不一會兒，兩人就熟悉起來，這個老頭忿慨
地向宗明說起他的不滿：

「我真是納悶，也不知道代表會是怎麼回事，一說話，就只會叫咱們多幹
活兒，少拿錢，一口一聲勞資兩利，我看哪，一輩也兩利不了，我們利什麼？
資本家賺了多少錢？咱們還是這樣兒，這還說什麼兩利，我看是，賺錢的還是
賺錢，受苦的還是受苦。就拿工資說罷，我幹了二十五年，先前投師傅學手藝
，一學七、八年，才能弄這個發電機上的事了，一天才掙一塊三毛多點，搖紗
間的小女工，一天就掙一塊四，一塊五，這還叫合理？說調整，你不提調整還

罷了，你一提，好，代表就來說服，說來說去還是兩句老話，勞資兩利，多幹活，少拿錢，動不動就說咱們腦筋不開，落後，我落後，嘿，真叫人納悶。」

宗明又和他談起過去僞工會理事們的工資來，這個老頭更火了：

「這些傢伙，我就看不慣，他們會幹啥，成天糊糊游游，啥事也不幹，一天拿一塊七毛幾，現在還東走西走，直嚷工資少，這叫啥話。我就看他們不慣，就說要調整工資，他們還得少拿點才合理，直嚷嚷什麼。我看哪，也不知工會怎麼弄的，賞罰不明，該多的不多，該少的不少，老實人吃虧，他媽的，僞工會那幫傢伙還挺得意哩。」

宗明看到這個老工人如此爽快，便想道：「工作并不是想像那樣困難的。」

「他就問這個工人：職工會代表們不是工人選的麼？這些人到底怎麼樣？」

老工人毫不躊躇地說：「代表怎麼不是咱們選的？該囉說是囉說，代表會的人哪，都是些老實人。葛俊那姑娘，起小我就看見她長大的，一雙手，巧的很，別人搖紗搖四、五十車，她能搖六十上下車，出的活挺好，誰不知道她不錯呀。這陣兒也不知怎麼弄的，話也不大說了。」

「她也說你老落後麼？」

「嘿，這個姑娘呀，說我不覺悟，我問她：你怎麼覺悟法，可是她也說不出。」老頭氣漸漸平了，「哎，宗同志這個勞資兩利到底實行不實行？」

「爲什麼不實行呢？現在就是實行這個呀！」

「現在?!」老工人吃驚了，他搖搖頭。

「你說怎麼才叫勞資兩利？怎麼才算實行呢？」

「我說？聽說要分紅唄，也不知怎麼分法，我想就是廠方一半，咱們一半才行。」

「我說不是這樣兒。」

「哎，你倒給我說說看，」老工人一拍腿，「你是個明白人，你說一下我來聽聽看，我們那些代表，自己也鬧不清楚，開好些天會，好容易等他們開完了，你去問他呢，三句兩句，再沒多說的。我問他們，你們開幾天會就這幾句話？他們說，反正開會說的對，他們也學不會，你看叫人斃氣不斃氣。」

「勞資兩利嗎？」宗明思索了一下，竭力找一個明顯的比喻，他想起了一

位老的負責同志的報告來，話就流暢起來了：「比方你有一隻鷄，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把鷄殺了，紅燒，美美吃一頓，好不好呢？好是好，一頓就吃完了，還有個辦法就是不殺雞，還天天撥米餵它，留着下蛋。天天都有蛋吃，以後蛋聚多了，又有了小雞，雞也有得吃，你看是殺雞好，是吃蛋好？」

「那还用說，吃蛋好唄。」

「資本家就譬如那個雞，咱們受他剝削就譬如撥米餵雞，撥米餵雞，就是勞資兩利。」

「要是雞不下蛋呢？資本家賺了錢就他賺了，那還不如殺雞。」

「我們中國這些資本家有些病雞，咱們剛撥他幾把米，就着急了，給他下命令，要把雞蛋擠出來，那有那種好事？」

老工人哈哈大笑起來，說：

「明白，明白。」

「祇這麼說還不明白，我是種過莊稼的人，給你老說個莊稼話罷，咱們有年遭了災，第二年，到春天，囤子裡只有幾斗糧食了，大家餓得很，要把糧食

吃了哩，又沒下種的，不吃又餓，你說這糧食吃得吃不得。」

「那不能都吃了，都吃了沒種地的，到秋後非得餓死不結。」

「可不，我們就上山挖野菜，省吃減用，把糧食丟在泥裡去了。」

「那爲什麼？」

「下種呀！你捨不得把糧食丟在泥裡去，讓它在土裡爛掉了，那裏長得出莊稼來呢？到秋後就够吃了。咱們農民就懂這道理，這叫做只有發展生產才有辦法。」

老工人點點頭。

「發展生產呢，工廠一多，失業工人就有工做了，東西出得多，物價也落了，那時候，大家日子才過得好，所以發展生產就是勞資兩利。」

老工人點頭道，「這倒是有理。」

「但是你要發展生產，資本家不肯發展怎麼辦？」

「是呀，現在資本家，我看就不起勁兒。」

「他爲什麼要起勁呢？賺了錢，就都給工人了，他還肯幹？資本家本來想

賺錢的，譬如開一個工廠一年能賺五千萬，開十個就是五萬萬，他怎麼不想多開，從前開工廠，洋貨一來，又便宜，又好，弄得他沒法，他當然沒法幹，現在海口子咱們把着，生意又好做，爲什麼不幹？」

「就是呀，也不知他們安什麼心。」

「賺錢好，就怕賺不了，金條大頭一拿出來就怕賺不了錢還收不回去，像雞不着倒丟一把米，他們要看看，有錢賺沒有，才幹的；所以，我們現在不主張把工資漲太高了，就是這道理。」

老工人說：「這才說的明白了，是呀，你不叫他賺，他幹？賺少了還不幹呢。」

宗明看看錶覺得時間太長了，就和老工人告辭。老工人說：「有空兒，到我家去，咱哥兒倆嘮嘮，我看你是個明白人。」

宗明走到後院一塊地方，發現季澤正和一批青年的男女工人在談話，似乎在爭論什麼，他就走過去，坐在一旁聽。

一個年青工人說：「你們嫌少，先前拿一塊四，一塊五怎麼不嫌多呢？」

幾個女工同時吵起來，「咱們憑本事掙錢，掙的是資本家的錢，又沒掙你的。」

青年工人神氣很鎮定地說：「好個憑本事，有本事你搖好紗，再掙那些試試看，搖壞紗掙那麼多，我說呀，你們也別吵！」

那些女工被激怒了，「誰吵了，誰吵了？」

「自私自利，你的工資沒少拿，你倒有說的了。」

另一個年紀大些的工人插進來說：「你們少了？咱們技術工，一學三、四年，才掙一塊一、二，你們學半個月就行了，一掙，掙了一塊四、一塊五，真叫不合理。」

青年工人說：「對啊！那時你們怎麼不說話呢？」

年青女工十分急：「你們有技術，成天待着也做不上四、五個鐘點工，咱們是一車一車搖的呀，咱們累才能掙多點呀！」

「好，你累，你掙去！」

季澤笑着說道：「怎麼？咱們自己幹起仗來了。」

宗明聽到這裡就插進來說：「搖紗要是搖的不好，又不接頭，又不管紗隻對不對，只管搖了出去，有個鄉下老婆，好容易餵了一窩豬，換幾個錢，進城來買上幾塊洋紗，走回去，正說要打開，漿了織個布穿呢，找了半天頭也找不到，一塊紗裡這也是個紗紐，那也是個紗紐，老太婆一看，是城裡工人搖的紗呵，你看她罵人不罵人？這些死了頭，怎麼弄的？」

他這一說，引得衆人轟然大笑起來，有些搖紗女工也忍不住笑了，可是有個搖紗女工却鄭重其事的說：

「我們也不是要搖壞紗，現在都搖好紗了，這一搖可得！只能搖二十幾車，三十車，一下只能掙七八毛錢，怎麼叫人沒意見呢？」

一個男工說：「好，好，只能搖二十幾車，這叫誰相信？」

那個女工很不滿意，「你行，你搖去。」

男工不輸嘴：「我呀，我不會，你們不是憑本事吃飯嗎？」

原先那個青年工人又插上來：「你們原先掙一塊四五也太多了，搖好紗本來是應當的嘛。」

那些女工又有氣了：「你們工資沒減少，當然有得說的，你要是減少了，還不得罵街呀！」

季澤問，「那依你說，該怎麼辦呢？」

一個女工說：「我說，減少的補我們，搖好紗還得加的比原來多些才合理呢。」

「嘖，嘖，」那些男工激動了，互相看看，「你瞧，還得加，給你二塊五好吧？」

女工生氣了「你這是啥話？」

「啥話？不合理的話。」

「嗨，你看你們。」宗明說：「工人和工人自己就幹仗，」他開玩笑說：「來，來，先打一架，資本家看見才樂哩！」

衆人又笑了，空氣頓時輕鬆下來。

季澤又開始按他要了解的和工人談着，宗明心想：「問題有個頭緒了，到底怎麼解決，還得有數字的調查。」

他沉思着走向工作組的房裏來，施家慧，孫源已經回來，宗明看看錶說：「快開會了吧！」

三

當晚，宗明，馮超，郭成，李吉，季澤，孫源，施家慧都到了工作組辦公室來。宗明問道：

「你們覺得會開得怎樣？」

季澤說：

「怎麼一下子都扯到工資問題上去了。」

郭成說：

「你不了解情況，你在工廠來待幾天就明白了，每次開會都是這樣。」

馮超不高興了：

「每次都是這樣，一點都不準備就開會。」

孫源說：

「搖紗間的意見已經點明了，三十二支紗以三十五車爲標準，一元底等。我暗暗算過一下，照國營紗廠的新工資標準來說，三十二支紗每車二分八，九毛八分，這樣就祇稍稍高一點。」

「可是，機器是不是一樣呢？」宗明問。

孫源說：

「明天我去調查一下。」

李吉說：「不一樣，我問過工人，她們說國營紗廠搖紗多一道手續，先纏成大軸，再上搖紗車，洪盛紗廠是直接搖小管，這樣就是兩道手續一次作，要難一些。」

「唔，」宗明沉吟着。

施宗慧插了一句：

「工人意見似乎多極了。」

「可不是？」郭成說：「上級不批准我們調整工資，我們不敢動，怕一動就違反政策，工人天天找我們吵。這事真叫人沒法。」

馮超說：

「看情形，工資問題非得解決不可了，主要是搖紗間的問題，工人只提出要三十二隻紗，三十五車一元底薪，這還不算過高，如果和資本家談判，討價還價，還可能不超過國營工廠的新方案的。」

季澤一直在盤算着：

「不很簡單，你看搖紗間工資問題一提出，原動部的就問：到底是調皮好不調皮好？他們的意思很明顯，覺得因為搖紗間鬧得凶，我們才替她們說話，贊成調整她們的工資，如果真的要支持搖紗間調整工資，那麼糾紛就會更多的了。」

李吉說：「對了，季澤同志的意見，我完全同意。」

季澤得了鼓勵，就接着講下去：

「一個車間動，其他車間必然要動，這就要牽涉全廠工資的問題，一廠改變了，其他紗廠必然要受影響，這就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問題就複雜了。」

郭成懶洋洋地說：

「困難，困難，我早說不好辦嘛。」

宗明看了他一眼，就說：

「現在可以看出問題是兩個，基本問題是代表會脫離了群眾；你看，毛病剛一講完，工人就接連發問說：我們工人生產不好，要檢討，資本家有錯誤檢討不檢討？有人說：倒底調整不？這種情緒是對着代表會特別是對着常委會與工作組的，簡直把代表當成資方代表了。」

李吉說：

「真的，有些代表勸工人維持生產紀律，工人就說；我選你作什麼，選你當工頭來管我嗎？有個年老最老實的工人，叫于洪方的，被工人罵哭過。」

馮超問：

「那一個？」

「就是坐在門角上一聲不響那個老頭。」

馮超他們都想了一下，沒想起來。宗明說：

「其次，最直接的問題是工資問題，我看工資問題似乎是兩個，一個是搖

紗間的工資比解放前還低了，這是最緊迫的問題，一個是一般都存在不合理的問題，可是這是多年的老問題了。」

他說到這裡，大家都沉默了。

「怎麼解決呢？」宗明說：「我們分一下工，把情況弄得更明白些，才好辦，可是問題在於怎樣爭取這個時間。要爭取在這個時間裡，生產上不再發生嚴重問題，研究起工資來，是需要相當時間的。」季澤比一般人都更集中注意地聽宗明的話，他感到宗明和平素決定問題時一樣，總在盡量估計各方面的條件，因此常常有一種預見到事情發展的本領，此時，宗明考慮着，按他素來的想法，下了決心：「無論如何，我們要把情況弄清楚再說，過一天，兩天，開一次羣衆會，我們來說明一下，調整工資需要考慮那些問題，說明白我們所看到的複雜性，也向羣衆承認，這個問題我們還不懂得，要求他們允許，准我們有一個了解學習的時間，這樣說，羣衆是可以允許的。」

馮超說：「我贊成，我想，工作組可以公開反省一下，過去沒有很好把大家的問題了解一下，脫離羣衆，說這些事實。」

「對！」季澤說：「簡直說罷，打開窗子脫亮話，讓群眾明白一下，我們在幹什麼，我們在想什麼。」

宗明看到郭成一直沉默不語，很懂得他心裡的想法，就說：

「檢討是需要的，這是對事業負責的精神，檢討只能提高威信，絕不會有這樣的事：因為我們對群眾的事情認真，進行公開的檢討，反而降低了威信。不過老實說，這個問題的責任，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主要是領導機關的責任，因為決定權在市總工會手裡，可是我們却沒有很快來幫助同志們研究這個問題，這是造成今天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工作組呢？不深入群眾，因此對情況直到現在還是摸不清的，羣衆不滿意是事實罷，這個不滿意，就是一種真正的批評！」

施家慧一直注意着宗明的話，她不禁想道：領導同志是想得周到的，他何等決堅，肯定啊！

這一次，他們分了一下工，各人負責了解一個部份的情形，這樣，市總工會幾個同志就回去了，宗明邀請施家慧、季澤、孫源到他那裡去。

一進房間，宗明就叫人沏了茶來，取出一些糖，說：

「請吃罷，伙計們，一個老戰友從南方捎來的，現在闊了。」

大家吃起糖來，宗明的臥室有一道大窗戶，正對着宿舍前的花園，他走過去，打開窗戶，讓涼風吹進來，孫源挪過一把椅子到桌子邊來，取出一個本子，他急速地把一些數字記在另一個比較精緻的本子上，宗明走到他旁邊去，俯下身來看，季澤對施家慧說：

「你看，郭成同志好像有點不愉快似的。」

「嗯。」施家慧回憶起剛才郭成有些露出不滿的臉色來。

宗明走到沙發椅邊，笑笑地問施家慧：

「今天談到了書本上沒有的東西了罷。」

施家慧說：「嗯，可是洪盛紗廠的事怎麼辦呢？」

「你說呢？」宗明坐在沙發上，頭靠着椅背。

「事情好像挺急似的，工人不滿極了，你們真該集中點力量去幫助這個工作組，我看他們是太弱了。」

「弱是弱。」季澤說：「像這樣同類的問題，我門手上，至少還有兩打以上，並且工作組都不強，甚至還有根本沒有工作組的工廠，一個一個幫助起來，很困難。」

「我倒同意施家慧的建議。」宗明說：「這一次，把全市紗廠的問題一齊解決它。常委會早就決定，要一行一行地來解決問題的，那麼，就把這個洪盛紗廠作為重點。」

「這也好！」季澤說。

「我在常委會去提一下，大概不成問題的，不過，我們先得把材料弄好，孫源同志，你負責把紗廠生產，工資這些問題調查一下罷！」

「我也想說這個的。」

「季澤同志，你去找紡織產業工會，請他們召集一個會，把各廠的工作情況都研究一下，要來就一致來辦。」

季澤愉快地答應了，他時常是感到宗明同志作事有一種比他大胆得多的決心，每當自己在猶疑的時候，聽到宗明在下決心，他就覺得有了支持，愉快起

來。

施家慧說：「怎麼樣？我們青年團員就都集中在紡紗工廠好不好，來向你們學習。」她本來要說參加這個工作的，可是她又感到似乎不行，才改了這句話。

宗明微笑道：「好哇，很歡迎，一會兒咱們就討論這件事。」

孫源說：「我們要了解那些呢？先起個提綱你看看好不好？」

宗明說：「你起草罷。」他又思索起自己的問題來：「現在很沒有把握，到底搖紗間爲什麼會搖壞紗呢？」孫源再記下這一條：「怎樣才算是好紗呢？到底平均一天可以搖多少車，怎麼辦，才可以避免技術工與普通的工資發生矛盾？這很有研究一下的必要，找些老技工，工程師來當咱們的老師罷。」

孫源說：「旁的我還不了解，今天我在搖紗間門口站了一個鐘點，暗暗挑選了幾架車作標準，我用錶計算過一下搖紗的時間，大致上，十分鐘到一刻鐘可以搖一車紗，這都是三十二隻紗，我看到最快的有兩個女工，很快的時候也得九分鐘。我又找到工程師，請他在一邊把那幾車紗檢查過一下，據他說，質

量還不如理想的，但是，一般說也就要算好紗了，沒有搭頭，沒有紗隻錯亂。

「他又抱歉地說：『可惜，我沒有想到，把好紗的標準記下來。』」

「難怪我們一進車間，怎麼也找不到你了。」施家慧說。

宗明在膝頭上攤開一本筆記，記下孫源的話。

「我問過工程師，」孫源又說：「平均以十分鐘計算，一天十個鐘點，除去發生故障，上廁所，越到後來，速度越減低，那麼，搖五十四車是要算最高的了。」

「這個材料很有價值。」宗明不由得稱贊起來：「這樣，你再把這些問題研究一下，頂好找國營工廠去了解一下，對照起來看，你順便和國營工廠的負責同志，也要找工程師，問問他們：根據什麼來提出這個新工資草案的，查一下他們的生產利潤有多少？」

「好罷。」孫源說。

「城市工作，真是有一大堆複雜的問題啊！」施家慧聽到他們這樣研究問題，不由感嘆起來。

「是啊！」宗明說：「所以我們必須學習，剛剛入城，一着手就碰到好多新問題，有時只感到複雜，還摸不到問題在那裡？這件事，我們這些多年在農村的土包子，開始真有些爲難的，我們一定要學會它。」

「別說農村來的同志們。」季澤說：「就是我，生長在城市的，也不懂得這些。開頭幹起工作來，也摸不着頭腦，兩個月以前，黨的市委指示要學習，宗明同志經常指導我們，這才算剛剛開頭有點門路。」

「我們不懂的還太多。」一向不大發議論的孫源，此刻也插嘴了。

施宗慧聽到這段談話時，默不作聲，她才感到，這些同志把學習看得這樣重要的意義，才感到他們原來是這樣學習的。作一個革命工作者，對社會現象的分析，研究，很像那些，她十分熟悉的，坐在實驗室內，耐心地分析物質構成的科學家一樣。當她在這樣想的時候，宗明轉過來，對她說：

「我們來計劃一下罷，怎麼樣在紗廠去辦他一個工人學習班呢？」

「你說罷，我們沒有經驗。」她說：

「我們也沒有什麼經驗。」宗明說：「洪盛紗廠存在的根本問題，還不簡

單是工資問題，這不過是一個直接的具體問題，洪盛紗廠和別的工廠一樣，工人中存在着盲目的自發性。自發性和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自發性只能產生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方才他在工廠接觸的情形，觸動了他記起偉大的列寧所寫下的經典著作來，他又補充說：「今天洪盛紗廠那些現象，不是很清楚正是這樣麼？我以為要解決根本問題，必需來他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啓蒙運動，解放初期那種開大會，宣傳的方法已經不够得很了，現在應當首先從辦學習班來開始。」

「現在辦？」季澤遲疑了「工人能接受嗎？」顯然地，他想到工人正在紛紛鬧調整工資問題，怕是辦不起來。

「什麼時候都可以辦的。」宗明知道季澤的顧慮，他在解釋着：「目前可以又解決實際問題，又解決根本問題，這樣一來，互相都有好處；在訓練班裏，可以更深刻些了解情況，調整工資是件大事，如果沒有正確的思想引導，如果在工人中沒有可依靠的大批骨幹，那一定辦不好的，因此辦訓練班是調整工資工作的一部份。」

這一說，幾個人全贊成了，隨後他們便具體討論起如何進行的問題來，施家慧把這一切都細細地記在一個本子上。他們考慮工人上學時，工資怎麼辦的問題，宗明主張照發工資，向廠方交涉去，季澤肯定地說：

「廠方會同意的，他們還不知道，講課，發展生產，對他們有好處。」

他們結束這次談話時，已經過十點鐘，宗明送他們下樓去，又問施家慧：「夜深了，送送你罷。」她堅決不肯，登上自行車就急馳而去。

施家慧回到家之後，立刻坐在桌子前，寫日記，她深深感到今天接觸到的問題是很實際的。她對自己說：我要向他們學習。記完日記之後，她還感到一時不能睡，微微感到一些自己還不很清楚意識到的情緒，關了燈，坐在窗台上，讓晚風吹拂她的胸襟，漸漸地，她不自主地想起宗明的神氣來，她有些驚奇，這個在小縣城裡上過幾天中學的人，在農村裡生活過十幾年之後，一到大城市來，不多幾個月，就比她，一個曾經在幾個大都市上過大學的人，懂得得多，「這是黨的教育啊！」她想。隨後她又不期然想起來，「他真忙啊，時間很少的。」她想到這裏，意識到了自己一向還不會暴露過的情緒，可是她不會

繼續想下去，關了窗，就去睡下了。

孫源回去之後，連忙打開他的本子，一條一條寫上他要調查的東西，寫了又寫，塗改過幾遍，他不能滿意，一直想到很長的時間，又補充了幾條，才好，到洗澡的房子去，打開涼水籠頭，洗了一個澡，雖然夜深，他還作了一下柔軟體操，然後才睡。

宗明呢？他送走衆人之後，才把桌上堆積起來的一堆信件，報告拿起來看，起初他只看了信，分別註上應當交給誰去回答，或者自己找那人來談一下。然後靜靜地讀那些報告，後來他把一些通知翻開來看，又有好幾處重要的會議需要他去參加，默默計算一下，這一個星期，每天都被這些會議，談話佔滿了，他作了一個日程表，仔細分配過這一週每小時的時間之後，感到愉快起來。宗明有一種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每當他感到各種紛亂的事物，可以由他來計劃一下，排列好秩序，看到就要來到的許多繁忙而又安排得有秩序的任務在等他去作時，便感到自己精力在活動着，雖然他的身體並不是很强壯的。隨後他又在筆記本上，記下在那些會議中要解決的問題，直到夜深才睡下，一上牀，

他便迅速地睡着了。

四

第二天，宗明一早便打電話給馮超，把前夜幾個人商量的結果告訴他，馮超說：

「要辦訓練班，資本家一定會贊成的，他們早就提過，希望我們能辦這件事，當然這是從他們的利益出發的。」

「這沒有什麼不好，同時，這也說明至少資本家已經初步相信我們的政策了，那你們就抓緊這點，談一個確定，我叫季澤同志和施家慧同志來和你們具體研究這件工作。」

隨後，他又把季澤，孫源找來，告訴說，這一週自己不空；一切由他們去作，隨時把工作進行的情況用電話告訴他；一般問題，就由他們和馮超，工作組商量決定，有重要發展，再和他商量。又打電話給施家慧，請她去找馮超，研究訓練班的具體作法，施家慧清脆的聲音在電話裡問道：

「你那一天有空呢？」

「這一星期都擠滿了，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那邊的聲音帶着笑，「就止問問你。」

「再見！」

「再見！」

直到一週以後，一個上午，宗明剛一到辦公室就把孫源找來，讓他談調查的結果。孫源從口袋裡掏出那個宗明十分熟悉的小本子來，他說：「這些材料是找過五個國營工廠的工程師的，還找過洪盛紗廠的總經理馬明齋，搖壞紗是從國民黨統治時期開始的，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的票子，一天比一天不值錢，囤積倒把的情形，一天比一天猛烈，洋紗在當時，主要的作用，是作為投機倒把的手段，只要有紗，就有人搶着要，質量是不起多少作用的，因此，廠方爲了追逐利潤，只顧拚命叫工人多出紗，工資的規定也是驅使工人多出紗的，這樣一來，紗越搖越壞，工人一天搖到五十多車，六十車的。解放後，情形大變了，買紗是爲了織布用，洪盛紗廠質量壞，價錢往下落，廠方要求工人搖好

紗，工作組和代表會也這樣主張，因此開始搖好紗。這一來，速度自然減低了，工資還照原來每一車的錢計算，照每一車看，工資沒改變，照每天工人所得來看，就降低了不少。」

宗明詳細記下這個調查中的許多數字，然後說：

「那就難怪搖紗間工人意見大，也就難怪別的車間對這個問題不同意搖紗間調整，我們工會，籠籠統統提出調整工資，又感覺得搖紗間的問題緊急，提出先調整搖紗間的工資，這個提法就缺少調查研究，一提把工人思想搞混亂了，應當提出保障解放前的工資不降低。」

「不過，」孫源說：「這裡面還有一種特別情形，解放前，職員敢於管工人，時常還檢查，因此質量還不頂壞，解放之後，職員不敢負責，於是工人爲多掙工資，搖的更快，質量就更低下了，搖紗間的工資更突出高起來，解放以前，搖紗的工資一般是一塊一、二的底薪，和老技術工比，大致還要低一些，解放後達到一塊四、五，就突出地比老技術工還高。」

「唔」宗明在記着：「這一點必須估計。」

隨後，孫源又詳細向宗明解釋國營工廠提出新草案的根據，他又把兩個工廠的機器作了一個比較，說：「機器是差不多，但是國營紗廠的產量要高些」，他又說：「定工資要估計到，在一年以內，工人技術熟練可能達到的高度，拿這個來預算工資在最高時可能達到多少，會不會超過技術工，引起新的矛盾？這是生產本身帶來的矛盾，有一些必須計件，有一些就沒法計件。」

他們談了這些以後，宗明說：

「現在大體上找到問題了，把洪盛紗廠的工資問題分成兩個來解決：一個保障搖紗間的工資不比解放前降低；一個才是調整各車間的不合理，那樣問題倒好辦了。首先解決搖紗間的問題，不過整個調整問題看來倒必得考慮了。」

正談到這裏，馮超來電話，說是一個工人代表，叫于洪方的逃走了。

「爲什麼？」

「他辭過職，老說自己幹不了，大家都沒有同意他，最近搖紗間鬧工資問題，要他去說明，他一去，只簡簡單單地說：要講勞資兩利，多作活，少拿錢，有幾個女工就質問他：是誰叫你說的？罵了他一頓，他回來氣得飯都沒吃，

郭成同志還批評他不會說服，後來，工人中謠傳說：工廠人事處叫汪叔茲的一個處長，私下對人講過，說：寧肯在刀把上花十萬，不在工人身上花一萬，搖紗間王二姐就吵着說：于洪方得了資本家好處，賣了工人，還有人威脅要打于洪方，這個老頭一肚子冤屈，氣忿得不得了，就連職業也丟下回家去了。」

「的確是回家去了嗎？」

「沒有錯，調查確實了，還有人去勸過他，老頭子說：除非不叫他當代表，他才回來作工，後來他又說任怎麼也不回洪盛紗廠了。」

「王二姐是什麼人？」

「據說是個女流氓，很壞。」

「威脅要打老頭的呢？」

「那兩三個人倒沒有什麼，季澤同志了解過，他說：那幾個人不過是毛頭小伙子，有口無心，放過大砲又沒事了，除了有些流氓氣以外，沒有什麼問題，他們不過是槍，使槍的人在背後。」

宗明沉吟了一下，說：「你們的分析可能是對的，可能有人在背後故意挑

撥糾紛，打擊老實的代表，但是要注意，主要是工人有經濟要求沒有適當解決，因此，那些壞傢伙才有活動的地盤，不管怎樣，要耐心教育代表，不要使代表去和工人的落後要求對立起來，首先研究工人的要求，解決羣衆性的問題，壞人的問題放一放，來得及辦的。」

放下電話，看看錶，就和孫源一道出門，自己到常委會報告了這些情況。常委會決定把洪盛紗廠當成典型來作，決定季澤去工廠工作一個時期。

從會場出來，他立刻找到孫源，一齊到一個國營紗廠去，由工程師領着詳細地參觀了各個車間，問了各部門的關係，弄明白了英國式，日本式和美國式幾種不同機器的效能，又記下了各種工人需要學習的時間，需要的勞動強度。

他想：「除掉技術上的差別，應當作爲決定工資的標準之外，勞動強度也是必需估計的，計件工的確要緊張些，搖紗間的技術比粗紗間，細紗間都容易，可是人力的作用要更大些，這是要估計的。」

回到家，已經黃昏了，在宿舍前的林蔭道上走着，晚風吹拂在身上，使他感到輕快，籐蘿已經盛開，一陣一陣香氣在空氣中浮漾着，望着這種月色下如

夢的環境，他把步子放慢了，敞開衣襟，大口地吸這種使人感到清新的空氣，穿過濃密的龍爪槐之後，他就望見自己房間裡的燈亮着。

「難道她來了麼？」

宗明快步走上樓去。

果然，施家慧在寫字檯前，坐着，低頭專心在看一個小冊子，一聽見門響就抬起頭來，看清楚是宗明之後，她的臉上，迅速出現了笑渦。

「怎麼到我這裏用起功來了？」

「你還說哩，」她一直在微笑「這幾天老找不到你，今天下決心等了你兩個鐘點。」

「那麼，對不起了。」宗明在她對面坐下來，點燃一枝香煙。靜默了一會兒，施家慧說：「你瘦些了。」

「真的麼？」宗明本來想開句玩笑的，一接觸到她誠摯的眼光，就不自主地停止了；沉默了一下，他有些不安，又加上一句：「也許是你這樣感覺罷。」說完這句話，他更感到不安起來。

施家慧巧妙地卸除了這種窘人的空氣，她說：

「我們已經和洪盛紗廠的工人開過一次聯歡會，並且有幾個人去訪問過工人的家庭。」

「工人談什麼？」一提這類問題，宗明立刻就自如起來。

「談得多極了！」她指着方才看的那個小冊子說：「都整理在這本筆記裡的。」

宗明伸手接過小冊子來，翻開看。

「有個女工說：解放前總是被人看不起，有一次在一個廟會的地方，她招呼一個職員，那傢伙被她一招呼，臉就紅了，好像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似的，理也不理就走了。」

「唔，」宗明把頭靠在沙發椅背，看着她。

「有個女工說：從前怕人看不起，那怕餓肚子，啃冷窩窩頭總要穿漂亮點，打扮成學生樣子，口袋插個鋼筆，有些可惡的人，一看到就說：鋼筆裏放的是煙捲，你看氣人不氣人？她們說：現在工人提高了，在路上人家問我作什麼

的，我就大聲給他說：『工人』，青年團員聽到這話，都很感興趣。」

「噫，還有呢？」

「有個年老的女工說：她們從前，好些人都不敢結婚，因為生活太難了，結了婚，家庭，孩子，要把時間佔了，說不定吃不消，會失業，就這樣，好些人到中年沒結婚。」

「是啊！」宗明站起來，走着說：「中國的工人階級是世界上最勤勞，最困苦的工人，女工受的壓迫要更深一些，但是，我們的事業，到底勝利了，再結結實實幹他十年，我們就一定會替自己創造最幸福的生活。」

「我還和工人講了話。」她臉上紅紅的，笑着，好像作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似的。「我照你那次對青年團員報告那樣說，現在政治上是翻身了，經濟上要翻身還得努一把力，一點一滴地建設。可是工人說：她們在解放後，經濟上也翻了一點身。」

「怎麼說的呢？」宗明發生了興趣。

「她們說：現在工資折實物，那天發照那天算，工資雖沒改，這也就提高

了不少。」

「從前工人很受物價狂漲的痛苦。」

「還有呢，她們說：從前廠方盡找工人的錯，總是找到就扣工資，解放後就沒有這樣事了，有個工人說：她的底薪一點沒改，解放前有一次，一天只合十九兩米，現在總是十二斤多。」

宗明看見施家慧在接近工人之後，這樣歡喜，也就爲她的熱情感染了。可是習慣使他說道：

「你們商量的訓練班結果怎樣呢？」

「正要和你談這個。」施家慧說：「工人聽到這個消息興奮極了，都在打聽怎樣才可以上學習班，資方也同意了，工人上課時，照發工資，不過一期頂多只能上七十個人，多了怕影響生產。」

「那這就算萬事具備了。」

「馮超同志他們決定要在搖紗間問題解決以後再開始，說要集中力量搞，才能有成績，課程也考慮好了，」她躊躇了一下說：「要你去講政策。」

「可以。」宗明很乾脆，但又笑笑問道：「你呢？」

「我嗎？」她仰起頭來，看着宗明。「他們要我講社會發展史。」

「好嘛。你打算怎樣講法？」

「我寫了個提綱。」她從宗明手上取過小冊子來，翻到一個地方，宗明湊過來看，俯下了頭，她看着宗明的側面說：「要你看一下，全部課程才七天，社會發展史祇講一天，真沒把握。」

此時宗明已經走開了，他說：「一天，在初步說來也可以了，你只要讓工人懂得勞動創造世界，知道社會主義的前途，有這兩個起碼的概念，在初步也可以了，其他的以後慢慢再補充。」

「照你上次給青年團作報告那樣講，可以嗎？」她仰起頭，帶着誠摯的神氣望着宗明；近來，宗明已不止一次地接觸到這種眼光了，他說：

「還要通俗些，簡單些，我講得不好，你會比我講得好的。」

「還和我客氣嗎？」

宗明急急辯解道：「不，不是那樣，你的口才比我好。」

隨後他們又討論了青年團員在訓練班的工作怎樣做，施家慧便告辭了。

當她走後，宗明推開窗戶，明亮的月光潑在新爪槐上，一叢叢圓形，暗綠的樹影，對着盛開的藤蘿，朦朧有如仙境。她急步穿過花架，走到月光下時，不由回頭看看，望見宗明正在窗戶口上，她略略站了一下，揚了揚手，登上自行車就急馳而去。宗明默默在窗戶前站了一些時候。漸漸他感到要作點什麼再睡才好，於是打開施家慧的手記細細讀起來，他決心下星期一到洪盛紗廠去。拿起電話把這點通知馮超，并且說：

「今天常委會開會，已經決定了，同意首先採取補助的方法，保障搖紗間的工資不比解放前低，下星期一看看工人有什麼意見。」

「你親自來講嗎？」

「是的。只有那天我才有時間。」

「還是下午五點鐘罷。」

次日一早，季澤來講起工廠有一個新情況：

李吉有一次到廁所去，聽見兩個女工在說話：

一個女工說：「也不知代表會淨是幹什麼的，咱們的事兒一點也不辦。」

另一個女工說：「她們還給工人辦事，誰知道她們的心怎麼長的？我聽到人事處那個莫先生說：工廠有的是錢，早就答應增加工資了，說是只要職工會同意，就成。」

那個女工說：「職工會爲啥不同意？」

另一個女工說：「誰知道，總是她們有好處頃，沒好處也不能這麼辦。」

當兩個女工走出去時，先說話的女工一邊走一邊說：「我也聽說……」

李吉回來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季澤的那下午，工人代表會義來說：工人都傳開了，說只要職工會同意就可以增加工資，王二姐和粗紗間沈禿子就起轟要質問代表會，還說準是代表會吃了私，有幾個工人不滿意，說：

「沒見實的，不能亂說，代表會的人是老實人。」

這一來，沈禿子就罵說：「出了漢奸了。」那幾個工人不滿意。幾乎和沈禿子打起來，大家去挪才挪開了。

「唔，」宗明聽完這個報告，他說：「這是廠方幹的。」

季澤說：「這是廠方要打擊代表會，挑撥工人團結的。這一着棋相當厲害哩。」

宗明說：「可能是這樣，主要的：資方看到工人情緒激昂，怕和工人正面衝突，這麼說，是把責任卸在代表身上，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不顧大體的行爲，他們這樣作，恰好對國民黨的殘餘有利，這一挑撥對生產有什麼好處？」

「他們口頭這樣說，要是工人真去向他交涉，他又不願意爽快答應了。」

「也許，不過一般說，工人向資方提要求，現在資方大體上都容易答應的，現在資本家相當知道工人的政治地位比他高，至少他知道再找不到憲兵，警察來鎮壓工人了罷。不過，我們應當把這件事告訴資方。」

「我已經和資方接觸過了。」季澤告訴宗明說：

當他聽到這些材料之後，迅速用電話通知了馬明齋，要和他談話，在客廳裡見到馬明齋之後，就直接說起這件事。

馬明齋立刻否認，說他不知道，但是季澤還是說：「這種言論不論動機如何，總是有挑撥的嫌疑，使工會感到很遺憾，」馬明齋立刻接上道：「是，是

，真是豈有此理。」季澤又告訴馬明齋：

「如果廠方能够採取開明的態度，決心改正向來不合理的工資制度，那我們工會是歡迎的，但是一切都需要在合理合法，正正式式的談判中來解決。」

「是，是，我很希望工會指教。」

「我們認為：工人不滿意工資上不合理的地方，爲了發展生產，有必要考慮改變，資方如果希望問題順利解決，請你們先提出一個方案來，這樣比較好談一些。」

「唔，」馬明齋沉吟了一下，「可以，可以，我們可以這樣辦，總望季先生能够多多指教，得到合理的解決。」

「那很好，馬經理既然認爲工人的要求有理，願意合理解決，那就希望資方，能够本着發展生產的原則來提出方案。我們工人是擁護毛主席的指示的，贊成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的，因此也希望問題順利解決；我們十分不願意，因爲問題不能合理解決，在現在的情況下，發生妨害生產的事。」

馬明齋似乎很懂得季澤的意思，就說：

「我知道，敝廠的問題多，也很希望問題能迅速解決。」
宗明聽完這些情況之後就說：

「那你是狠狠將了他一軍咯。」

季澤說：「我想有這個必要的，在當時談話中，我了解資方還有這麼一個意思，馬明齋曾經一再地說：他的機器根本沒有發揮充分效能，談不到利潤，他說洪盛紗廠的機器少數是日本豐田式，多數是美國機器，按說，一個錠子能出一點一磅紗，現在只達到零點七磅多一些，并且質量壞，馬明齋口口聲聲說，出紗質量壞使他傷心得很。」

「產量的問題，你找工程師，老技工調查過沒有？」

「我沒直接找過，據孫源同志說：他去查過國營紗廠歷來的生產記錄，并且和這個工廠機器是一樣的。他說生產效能確是像馬明齋說的那樣，不過解放前頂高也只達到過零點九磅，孫源同志還在洪盛紗廠待了兩天，詳細記錄過生產狀況，他說馬明齋講的是實在話。」

「老孫辦事，總是他那個學數學時候的精神，我們要好好學習他，你們把

這些調查通知過工作組沒有？」

「告訴過的，孫源同志調查回來，李吉總是抄在她本子上，還很有興趣的參加過幾回，不過她說：總也不會自己去調查，郭成同志好像有什麼苦悶，並不感興趣。」

「苦惱就是因為不肯學習，摸不到頭，鑽不進去，才苦悶，要在適當的時候向他指出這一點。」

「我怕他接受不了。」

宗明思索了一下又說：

「我看，從資方後面這段話看來，可以看出一個問題：他們要更注意總的利潤一些，就是說更注意總產量和商品的牌子一些，因為商品的牌子包含了銷路問題，也就是資金流轉的速率問題。過去，我們把問題看得太固定了，總只注意了每件商品的利潤率，這個問題很實際哩。」

「我還沒能想出這一點來。」

這時李吉，馮超，郭成走進來，他們說工廠又出了新的問題。

職工代表會義跑到工作組來，說：

「細紗間關車了。」

恰好馮超在那裡，他就說：「我們去看看」，一齊走到細紗間門口，一羣小女工，在那裡互相開玩笑：

「搖紗間又給咱們放假了。」

一個女工對李吉說：「真是百年難遇，好好歇一會兒。」有人說：「嗨，咱們車間的皮帶真叫緊，紗錠子又歪了，不是這個頭斷，就是那個頭斷。」

「呸，給皮帶放油，還歇不了哩！」

李吉問：「怎麼回事？」

幾個女工圍上來，說：

「搖紗間打慢車，紗管都堆起來了，庫裡的四萬多紗管全拿來，也都堆在那裡，咱們沒有紗管只好關車。」

馮超還沒把事情鬧明白，一直在那裡問着。李吉却單獨走到搖紗間去，她剛走到門口，聽見裡面有人正在大聲大氣地說話，從細紗間的門望進去，只見不少工人都停下了工作，王二姐站在幾排搖車當間，一手叉腰，在那裡罵人：

「誰想給馬經理獻好，誰就加油幹吧，大家伙的工資沒法鬧，就是爲出了漢奸。」

李吉在細紗間一架機器邊站住了，她又看見一個老年的女工，嘟嘟囊囊地走過去，說道：

「誰想獻好？我掙了錢自個兒拿家去。」

這時陳美英在另一處拉扯幾個女工去上廁所：「走，走，歇會兒去。」這一群女工關了車，嘻嘻哈哈隨她走了。搖紗車領班一個職員，在一旁看着，彷彿沒見這回事似的。王二姐走到那個女工面前，嘴角上吊着一隻煙捲，斜着眼睛，上下打量那個老女工：

「三嬖子，好賣勁啊！」

老女工不舒服地辯解道：

「那裡賣勁了？對付着唄。」

「對付着！」王二姐那本來沙啞的嗓子，發出尖音說：「你勁可沒賣，把大伙兒可賣了，一個人賣勁，咱們都得餓肚子。」說到這裡她搖着身腰，昂着頭就走開了，「那個獻好的，溜溝子的，愛幹她幹，就是這些狗日的漢奸，工賊，咱們的事兒鬧不好怨誰呀！」

「你說誰？」三嬸忍不住了。

「誰認就說誰，誰心裡有病誰認。」她一手叉腰橫眉怒目地面對三嬸子。

「嗨！我老天爬地的，那點礙着你了？」

「我姓王的又礙了你？我罵的是走狗，工賊，漢奸，」她用一種又是鄙夷，又是挑戰的神氣看着三嬸子。

這時那個職員才走過來，打圓場說：

「有話好說，好說。」

「老娘明人不作暗事，有話就挑明說，說增資還不是大伙兒的事，老娘罵了人，把我怎麼樣？我操她工賊漢奸的十八輩祖宗！」

三嬸氣得打戰，她對旁人說：

「嘿，嘿，那個存心壞大夥兒的事，不得好死。」

這個職員對王二姐說：

「三嬸子老實巴脚的，誰都知道，她沒啥壞心思，王二姐，你說話還是要檢點些。」

「你說話放明白點！我什麼不檢點，你倒說說。」

「哎，你這是，我還不是爲好，和和氣氣，吵什麼？」

「我壞，我姓王的壞，他媽的，你別在佛爺面前打哈哈，有話你照直說，你到人事處去告我姓王的去吧！老娘敢作就敢當，你到工作組，到職工會去報信去吧，姓王的在這兒等着。」她說完，把煙捲滅了，放在耳朵上夾着，一屁股坐在一個閒放着的搖紗車架上，腿一蹺，雙手抱膝。

職員沒奈何，氣得對旁人說：

「你們瞧，你們瞧，我啥話也沒說，嘿，這才是……誰好誰壞，衆人心中明白。」

一個小女工，叫葛玲子，她是歌詠隊的，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人家張先生又沒有說什麼，也值得來這麼一大堆……」

王二姐立刻轉向葛玲子：

「哎喲喲，小姐，對不起，知道你們感情好，算我多嘴，小姐担戴點。」

「什麼感情？」葛玲子急了。

「嗯。」王二姐鼻子裡哼了一聲，慢慢地說：「自個兒明白。」

「這話多難聽呀！」葛玲子氣哭了。

另外一個女工，叫林梅英的，早就看不下去了，她氣忿忿地把手上一絞紗一摔，就走來：

「還這麼了不起，誰的哥哥給國民黨辦過事兒，當過工賊，誰不知道，這就了不起了。」她一面說，一面就氣沖沖地出去了。

「咦！是好漢就別走呀！」王二姐在一邊說。

李吉看到這裡，就回去找到馮超，郭成，把事情詳詳細細地對他們說了。

馮超說：「這個王二姐好可惡呀！」

李吉說：「是我說，像這種人，真該整她，整了她搖紗間就沒事兒了。」
馮超沉吟着：「這還得請示一下上級。」

郭成說：「真是彆扭，這寬大政策，寬得沒邊兒了。是我在鄉下打游擊那時候，這種特務，乾脆押起來，看她鬧不鬧，這城裡的事，這樣也考慮，那也考慮，沒法辦！」

馮超說：「她到底是不是特務？」

郭成說：「怎麼不是？就不是特務也是二流子，總不是好東西，是我，最少給她糊頂高帽子，游街，看她怎麼着！」

一會兒，廠方找工人去談話，提出三個意見，細紗間關車了，第一個辦法是從庫裏拿紗管出來，但是紗管已經全部拿出來，沒有了；第二個辦法，僱臨時工，趕緊把堆的紗管搖出來；第三，加點，一天加兩個鐘頭或一個半鐘頭，趕緊搖。工人都不說話，王二姐、陳美英，站出來，堅決反對，又暗暗對一些小女工與老女工說：「誰加點，出工廠去就當心點！」因此三條路，實際上只有兩條路，都行不通。

職工代表和工作組商量這件事，馮超主張去說服。職工代表搖着頭：「沒法子，我可不敢說去，說不定會揍我一頓，就揍一頓，還是沒法辦。」

於是衆人面面相覷，最後李吉挺身出來說，「我去。」

她到車間去，和工人談，大多數工人不說話，王二姐只冷冷地說：「工資怎麼辦？」有些工人也說：「工資真拖久了，一天七，八毛，不够吃的。」李吉根本沒有說服了工人，或者說，這次大多數工人都沒表示意見，完全沒有結果。於是他們一齊來報告宗明，請示怎麼辦。

季澤說：「問題比估計的要複雜哩。」

宗明問：「王二姐是什麼人？」

李吉說：「也只是個普通工人，他哥哥在當廠警，是國民黨區分部委員，這個女人有幾個相好的，是這工廠附近的打手，工人們都有點怕她，剛解放時還好，據說比從前規矩了，到最近才漸漸瘋狂起來了。」

「陳美英呢？」

「她到工廠來，不到一年。」李吉說：「聽說，人家原來是個小姐，家中

老解放區，說是被清算了，一家子逃到城裡來的。」

「唔，」宗明對馮超說：「所以要弄清楚，領頭鬧的是什麼人呢。」

「我想，」郭成說：「告訴廠方，把這兩個傢伙開除了。開除了，再發動工人控訴她，把她扣起來，審問她的背景。」

李吉說：「要是真這樣來，準有人告她，這個王二姐人緣壞極了，陳美英倒差着些。」

「他們在廠裡就提過這意見，我不敢這麼搞，所以來向上級請示一下。」馮超補充說：「前些時，公安局告訴說：洪盛紗廠的僞工會理事，夜晚聚過幾次，也許是開會；還提出意見，要求職工會能協助他們辦理洪盛紗廠的特務登記。我們通知工作組了解過，可是情況總也不很清楚，還沒有辦。」

宗明問季澤：「你的意見呢？」

季澤思索着說：「這個王二姐倒是該整，祇怕還有別的人，她們成了工作的障礙，也許這一搞，工作要順利一些，可是我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經驗。」

「唔。」宗明說：「急躁不得，這幾個壞傢伙沒有什麼了不起，重要的問

題在這裏。工人群眾中存在着經濟要求，這些要求之中確有不少是合理的。因此，我們的步調不要亂，首先解決群眾要求的問題，同時工人還沒有形成組織力量，正氣不伸，因此爭取群眾是中心問題，現在昧然去打擊少數壞人，反而給另外一些壞人增加了挑撥的資本。」

最後他決心派孫源，季澤去工廠，邀請施家慧和她的青年團的骨幹也到工廠去，分別召開工人座談，召集小型的座談會，討論這個問題，研究工人的情緒，他說：

「分別開小型會議，這樣可能聽到真正的群眾意見。」
他相信，如果深入群眾，工人真有機會廣泛地表示意見，加點的問題大致不難解決的。

這幾個同志一同到工廠就簡單分了工，決定在下工的時間，分別召小型座談會，力量比較集中的是搖紗間，一共分了五個組。

王二姐一聽見開會就反對，她在下工時，大聲嚷着說：
「走，走，幹了一天活兒，累得腰酸腿疼的，還開啥會，成天開會，啥事

也不辦，還不如家去，晚飯還沒吃哩！」

她這一起轟，也有幾個人隨着她嚷，有些女工惦着孩子和家，也要走。職工代表急忙插在工人中，要大家去開會。工廠人事處處長汪思慈，聽見職工會要開會，工人們嚷着要走，就暗吩咐廠警不准開門，並且加上鎖。這個汪思慈是個精瘦的傢伙，吩咐了廠警之後，坐在人事處的辦公室裡，看見一群群工人出了車間，可是到門邊却出不去，有些工人幾乎和廠警吵起來，他就暗暗浮上了笑容，急急忙忙到工作組辦公室找郭成去了。

這時在大門口，王二姐的哥哥向他的把兄弟，另一個廠警叫魏合子的，毛了個眼色，便自己走開一邊去了。魏合子改變了一向凶橫的態度，嘻皮笑臉地對女工們說：

「沒法子，工會要開會，吩咐了關門。大家伙原諒，原諒。」他一壁說，一壁把手裡的鑰匙弄得稀哩嘩啦直響，多數女工莫明其妙，茫然在門邊徘徊，王二姐却坐在離門不遠的地方冷言冷語地說：

「真是出了新聞，這回解放得好，下了工也不讓走。」

有些女工手提着飯盒子，匆匆起來，一見關着門，就問：「爲什麼今天不叫走？」

有人說：「開會嘍。」有人互相把魏合子的話傳說着。

人事處汪處長，一進工會辦公處就看見了總工會的季澤同志，連忙滿臉堆下笑來，點着頭，殷勤地說：

「季同志，辛苦了，辛苦了，爲咱們工廠的事，一趟一趟地跑，敝廠十分感激，兄弟個人也真是又佩服又感動。我們經理吩咐，叫兄弟向季同志請示，只要廠方能辦到的，一定辦。」

「汪先生，有什麼事，直接說罷。」季澤微微有點不舒服，可是還保持着客氣的態度。

汪處長先是在笑，隨後故作認真地說：「兄弟我就愛這個直爽，一向是個直性子人，有什麼，照直就說。」他一拍肚子，「我本人是個職員，職工會也有我一份子，我總是盡心力而爲之，總想呀，怎麼着把生產搞好，對社會，對國家盡國民的天職，就怕學習不夠，知識淺，只知道使蠻勁，走不到正道上

，這個，……」他更湊近一些，竭力作出懇切的態度「還望季同志多加指示，只要教育了我汪叔茲，我明白了，就一定往前進步去。」

這段話弄得季澤有些莫明其妙。

「兄弟一向呀，對職工會的事，是非常熱心的……」

汪叔茲還沒有說完，郭成，施家慧急步走進來，她一進門就說：

「誰叫把大門上鎖了？工人都罵起街來了。」

「怎麼回事？」季澤有點驚異，「鎖門幹什麼？」

「我也鬧不清。」郭成慢慢地說，顯然他並沒有季澤，施家慧他們那樣感到這問題嚴重，「聽說是，一開門工人都會走掉，就不好開會。」

汪叔茲插進來說：「現在呀，工人多數腦筋都不開。他們根本就不習慣開會。」

季澤看了他一眼，還沒有說什麼，施家慧急急插進來，顯然她有一些氣忿了。

「不管怎樣，這種辦法要不得，馬上開門。」

「開門？」郭成猶疑着，「這一開門工人真會都走了，那麼今天下午就開不成會了。」

「是，是，」汪叔茲在一旁插話，「郭同志在工廠住久了，很明瞭工人的心理。真是難辦。」

「馬上開門。」季澤站起來說：「向工人宣佈：職工會根本不知道誰叫關的門，從來也沒說過，要關起門來強迫工人開會。說明代表會決定開會，因為要討論一下工廠僱臨時工或加點的問題，要請工友們發表意見，如果加點，加多少，加點的條件應當如何，願意開會的開會，有事要回去的，可以同去。」說完這個，他根本不看汪叔茲，又氣忿地說：「關起門來，強迫開會，這是國民黨的辦法。」

施家慧急急走出去，通知開門，季澤站在一個石頭凳子上，大聲把剛才的意思對工人說明。門開了，工人出去的却并不多，在這以前，已經有些工人和一些施家慧同來的青年團員開會去了，馮超和李吉身邊已經聚集了一批搖紗間的女工，她們也對關門很奇怪，現在知道了根本不是職工會的意思，聽見季澤

一說，也準備找地方開會去，王二姐也沒有走。

陳美英却在那邊堅決地主張：

「咱們搖紗間的意見都一樣，用不着分開去開會。」

王二姐響應她說：

「開會還不是那幾句話，僱臨時工來搶咱們飯碗子可不幹。」

有個女工說：「去罷，去罷，有話開會說不結了？」

王二姐看人們有些移動，她大聲說：

「咱們搖紗間，老的老，小的小，開會也不作聲，一道開還有說的，一道

開得了。」她又大聲嚷：「大伙兒贊成不？」

有幾個女工茫然說：

「贊成！」

有些女工却在問：

「贊成什麼？」

「她說什麼？」

王二姐却在嚷：「大家都贊成一道開會。」

季澤態度很冷靜地問她：

「你說大家，你再仔細看看，有幾個人？爲什麼就只見你在嚷嚷，非得一道開不可呢？」

李吉在一旁說：「走罷，搖紗間第二組第三組的姊妹們，咱們到子弟學校去開會去。」

職工代表曾義，女工代表葛俊，也在招呼：「咱們到飯堂開會。」

王二姐，陳美英不作聲了，她們也混在女工中去開會，那一天被王二姐罵得氣哭的小女工葛玲子，一邊走，一邊說：

「誰知道，安些什麼心！」

那天一氣，摔了東西走出去的女工林梅英說：

「不開會也是一個人吵吵，要一齊開又是一個人吵吵，由她一個去說就得了。」

施家慧正走在她們旁邊，就問：「她是誰？」

林梅英打量了她一眼，說：「王二姐。」

「她是什麼人？」

「好人唄！」林梅英嘴角上掛着嘲諷的微笑說。

開完會，職工代表會常委，工作組幹部，施家慧和青年團員們都在工會辦公室彙報會議的情況，決定辦法，會剛開始，宗明同志乘公共汽車趕到了。

李吉說：「工人非常講道理，我們提出大家討論，爲什麼不可以僱臨時工？好些工人都說：這有啥理呢？紗管堆着搖不出來，細紗間又關了車，不叫僱臨時工怎麼辦呢？她們還說：別的車間對她們意見大多了。」

有個青年團員說：「真的，旁的車間一說起來，就罵。」

另一個青年團員說：「工人不願叫僱臨時工，她們就說，這不能。」

季澤立刻問道：「有幾個工人講話？爲什麼？」

那個團員說：「也沒注意是幾個人說話，反正情緒上不贊成。」

葛俊說：「我們的意見是加點趕工。」

季澤問道：「要是加點也趕不上呢？」

會義說：「怎麼趕不上，還不就是幾個搗亂的。別人一加快，就有人罵，非叫放慢車不行，真要是趕，怎麼會趕不出來，現在細紗開出的紗比往年還少些，往年那麼多都趕出來了，搖紗間還時常等紗管哩！」

葛俊說：「姊妹們說了，寧願加點趕，僱臨時工也行，她們說：剛搖好紗，手不熟，慢一點也難怪。搖幾天就能加快。」

施家慧補充說：「我參加那一組，看起來工人雖說不反對僱臨時工，也不反對加點，可是好像也不很願意這樣作，有的工人說：工資早調整了，紗管也不能堆起來，有的工人說：誰想紗管堆着呀！別的車間，做一天就有一天錢，咱們搖一車才有一車錢。」

原先發過言的青年團員，插進來說：「對了，只要調整了工資，啥事都沒有了，別的車間也有人這麼說的。」

施宗慧又說道：「只有個林梅英，她說，她不管那些，工資該調整是要調整，只要代表會在辦就得，咱們該怎麼作工，還是怎麼作工，她也是主張加點的，有個小女孩叫葛玲子，她說：咱們加了點，這活兒一趕快，調整工資的事

不就拖下來了嗎？衆人就有的吼道：「你亂七八糟地說些什麼？」

「唔，」宗明一直是在聽着，「這樣看來，搖紗間是商量過的，工人所有這種要求，不能完全看成是壞人的挑撥。」

馮超說：「那麼，我看就趕快調整工資罷，除此也沒有別的法子，加點，僱臨時工，還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宗明沒十分注意他的話，他在自己思索着，問衆人自己想到的問題：「你們看，究竟說起來，只這些搖紗工够用嗎？搖壞紗的時候不用提了，那當然快，趕得及，可是今後搖好紗呢？人够嗎？」

孫源一直沒說話的，此刻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本子來說：

「根據洪盛紗廠的生產紀錄，還對照了其他的工廠，假如，細紗間開動的錠子和目前一樣，還維持在現時的產量水平上，那麼，搖紗工人，每一班也得增加二十一個人，我是按一個工人，一班平均搖四十車好紗算的，如果錠子全部開動，產量達到機器規定的水準，那就還要增加六十多個工人，這個計算並不精確，因為工人還有可能搖到五十多車的。」

葛俊說：「能搖到五十幾車的可不多，大不了也只有三個五個。」

「是的。」孫源說：「搖到五十幾車并不容易。假如技術像陳美英、王二姐那樣，那麼，需要增加的工人還得多。」

曾義說：「都像她們那樣，再加二百也不成。她們根本就沒老老實實幹過一天，解放前王二姐還不也是這樣。」

宗明又把孫源的意見記了下來，孫源把本子遞給他，還湊在宗明身邊去，低聲解釋一些他不曾在方才說話中講出來的數字。施家慧感到這個不輕發言的孫源，完全保持着他在大學裡，學數學時那種自然科學工作者的精神，把事情總是切切實實計算一通，有一些可信的數字之後，才出來說明一個問題，她不能不注意到，宗明總是在記孫源的發言，充滿了學習的態度來聽孫源的話，她看得出這兩個人之間，往還不多，却有一種親密的友誼。

這時馮超說：「那怎麼辦呢？」

季澤說：「我看嗎？生產是重要的，現在生產受了妨害，工人都看出了這點，多數工人的心理，還是更傾向加點一些，可是也不堅決反對僱臨時工，

那這就好辦了，工會代表工人把這個意見去向資方交涉就可以。」

葛俊問：「加點費怎麼算法呢？」

郭成說：「叫資本家去定得了。他們不是在搞什麼方案嗎？」

季澤說：「這和新工資方案是兩回事。」

馮超說：「祇怕還是一車一車計算，搖多的多得，少的少得。」

宗明問職工代表：「姊妹們的意見呢？」

葛俊說：「大家伙的意見，要是加點，就按以後調整了的新工資計算，因為搖的是好紗。」

李吉說：「我想也是多一點才成，加點更累。」

施家慧也說：「是啊，一加點，加上兩個鐘頭，一天就十二個鐘頭了，真是加勁幹，够累的。」

一個青年團員插入說：「十個鐘頭都太多了，誰受得了。」

馮超說：「新工資？這根本還沒決定的，怎麼算呢？」

郭成說：「何必這麼麻煩，加點的，按車數計算就得了。」

葛俊說：「那樣，工人就吃虧了。」

曾義說：「要還是照舊算，可真不好對工人說去。」

「這很明顯。」宗明說：「姊妹們的意見是對的，適當的；好紗照好紗的工資算，工會只能代表工人的意見，既然工人的意見都是這樣，又適當，那就照這樣去和廠方交涉。」

常委會全體表決了這個意見，決定由葛俊，曾義，李吉去交涉，其他的人把決定解釋給工人聽。

交涉很順利，工廠加了點，每一班增加一個半小時，工資按將來調整的計算，沒有調整前，照舊發，以後按實物的折算追補，并且貼出了報貼，要僱臨時工。

過了幾天，宗明召集了一個會，包括十幾個工人中的積極份子，林梅英，葛玲子也到了。他把工會對洪盛紗廠工資的意見，詳細地解釋過，徵求她們的意見，大家都贊成，只是在談起技術工與普通工的工資矛盾時，林梅英說：

「咱們搖紗的累呀！多得點也是累出來的。」

葛俊支持了她說：「搖紗是真累，這個真是個理。」

那次和宗明談過的老技工說：「這話我就不贊成，說累誰不累？我們學了七八上下年，才學到這點本事，工資比小女孩還低，那樣呀，誰還學本事。」

林梅英說：「你們學本事費了時間，也沒說非叫你們少拿工資，我說，原動部的，就不累，成天手脚動了幾下子。」

葛俊說：「這搖紗間的工作相當要緊，說聲打慢車，細紗間就得停，細紗一關車，粗紗間也得關車。」

老頭不服氣：「原動部關了電機，我看都得關車，不關車也別想動。」

曾義說：「嗨，看你們，都是積極份子，自己就幹起仗來，還要起骨幹作用哩！」

這一來大家都笑了。宗明說：「技術和累的程度都要估計，但是技術還是主要的。」他隨後又希望大家回去，先把這些意見和工人談談，看看反映怎樣，隨時告訴他，並且決定開一個活動份子大會，每個車間都得幾十個人，一算一共是三百來人，決定之後，請大家在總工會吃了飯，才回去。

兩天之後，季澤來電話，說，多數反映都同意，不滿的只有極少幾個人，宗明起草了一個提綱，就到工廠去講話。

「工人同志們：我代表市總工會來和同志們談話，你們工廠的工資問題，已經醞釀了一個月了。這一個月，我們工會方面，一直還沒有提過什麼意見；工會本身不會有什麼單獨的意見，工會是工人的組織，除了工人的意見之外，沒有別的意見；工會是照大多數工友的意見來辦事，但是，要請同志們了解，工人有了意見以後，工會領導機關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我們是受工人選出來，為大家辦事的，就譬如掌舵的一樣，我們要看清楚，船可以向那裡走，才往那裡走，絕不肯亂來，要是胡裏胡塗把路引錯了，船碰了石頭，大家都要罵我們的，你們是幹什麼的，亂搞一氣！請同志們承認，工會是在認真地想這樣事的。可是，老實說，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把事情完全弄清楚，還是拿不出全盤的意見來；這個工資問題，又有原動部的問題，又有粗紗閘的問題，又有定值工，又有論貨工，不止你們洪盛紗廠有問題，各個紗廠都一樣有問題。只想這一個廠還不行，要想到各個紗廠，你們是四寸管，還有五寸管的，你們直接

搖小紗管，還有多一道手續的，技術工說他學了多年，工資應當高，搖紗間說她累，不該低，打包工人說，只要有紗包咱們就打，沒有紗包打工資才低的，應該補他們一些，問題很不少。

「我們認爲洪盛紗廠的工資問題一共是兩個，都得解決，可是要分開解決。一個是各車間的工資都有不合理的事，要調整就得一齊調整，不能說都不合理，只調整這個不合理的，那個不合理就讓他不合理，但是怎麼才能合理呢？這就得仔細想好才辦，要不就是老技術工蹺起鬍子，說普通工比他還高，誰也不學技術了，要不就是普通工噘了嘴，說她們累不該太低，這是一個問題；第二是搖紗間的工資問題，別的車間都沒有降低，拿一塊的還是一塊，她們先前拿一塊的，現在只拿七毛八毛，這是真事兒罷？」

不知有誰說：「真事，」——「實在！」

「那就是了，所以搖紗間的工資和別的車間的工資是不同的，她們只拿七、八毛了，得的工資少多了，大家是該看到的。可是，爲什麼會少呢？是不是怨她們早就不該搖壞紗，這下子是活該呢？」他說到這裏停了一下，注意到有

一些女工在互相耳語，有幾個湊到台前來，他感到這些話漸漸被群眾注意了。「因為，在解放前，物價飛漲，金元券一天比一天不值錢，大家拿到錢趕快買點東西存着，深怕今天錢還是一百塊，過一天買五十塊錢的東西都買不到，這麼一來，洋紗就成了囤積倒把的東西了；只要有，也不管好不好，準定有人搶着要，資本家還不是爲了賺錢，管它紗好不好織布，拚命出的多就成，他們就想盡辦法叫工人多搖紗，不管好不好，多一車就多一車錢，工人誰不樂意多掙錢呢，就拚命多搖，這樣紗當然好不了，有時工人搖得慢點，廠方在車上號車數，定規要五十車，六十車，少了就罵人，扣工資，大家說，搖壞紗該不該怪搖紗間呢？」

有人說：「這是實情。」

有人說：「是呀，那時搖少點，準定挨一頓嚙！」

「這要怪國民黨的金元票子害人，也怪資本家，現在呢？不同了，囤積倒把，查到就倒霉。織布機開起來了，鄉下幾百里、幾千里的織布匠也可以隨便進城來買洋紗了。洋紗紡出來就是爲織布的，紗不好就沒有人要，要是鄉下農民

進城來買了你們洪盛紗廠的紗回去，一打開，頭也找不見，紗隻也是錯亂的，有的不够數，弄半天還不能張開，漿不好，誤了他織布。他們就要罵我們工人不幹好事，再也不買這個工廠的紗了。這一來，這個工廠的牌子就要倒，工廠的買賣越作越壞了，不賺錢，工人也得吃大虧，織出去的紗，織不好布，對公家也不好，所以就必需搖好紗。搖紗間的姊妹們，自動的搖了好紗，這是好事情，表示我們工人作事情，總是想作好些，誰也不願存心把工作壞了；可是這麼一來呢，搖好紗，要好好接頭，還不能打結子，紗隻不要亂，有紗紐還要拆開，工作比先前麻煩了，搖得也少了，工資還是那樣一車一車算，這樣工資倒減少了，所以搖紗間有意見，要把每一車工資加高一點，好讓每天的工資還和先前一樣多，別的人一聽，不明白，就說：爲什麼你們要單獨提高？要提高大家一齊提高，你們怎麼只顧自己？搖紗間也不把話說明，就和別人吵，這一來咱們工人自己倒鬧了意見，搖紗間的姊妹有苦說不出！」

林梅英在下面說：「你看，真是明白。」

老技工也在點頭：「這話是這個理。」

「我們工人想一想，老實說，應該同情搖紗間，支持她們，我們要主張：解放以前的工資不要降低，我們都沒降低，她們爲什麼要降低？可是其他車間，是有些不贊成搖紗間工資單獨補的。我想只要是真理，就該對大家說個明白，那怕有些工友不滿意了，也要把理說明白。其他車間不同意是有原因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的工資也有不合理的，一拖拖了好久也不辦，爲什麼單辦他們的；一個是解放以後搖紗間搖得更快了，紗更壞了一些，工資比那個車間也高，這回降低了，你們還直吵要單獨提高，不吵還好，你要吵，我就不同意，看你怎麼辦？這件事，是可以解決的，同志們：工會是工人自己的組織，事情由大家來決定，現在有兩個辦法，大家覺得那個好，贊成那個辦法，就照那個辦法來作。頭一個辦法，是不叫搖紗間單獨補，要調整一齊調整。第二個辦法是，分開來，調整不合理是大家一齊調整，搖紗間降低了，首先保證她們不要降低，和大家一樣。照頭一個辦法，就是叫搖紗間等着，大家一齊來調整，說是有氣，又噓起嘴來，這樣子，工人自己的吵子就打不完了。這個辦法對不對呢

？不對的。咱們工人要講團結的，現在搖紗間姊妹有爲難的事，同志們要想著去幫她們；將來你有爲難的事，她們也會來幫咱們，你有困難，你活該這就不
是咱們工人階級的樣子了。同志們，我們就譬如一把筷子，要是分開來，一根
一根的，一折就斷，就得隨旁人擺弄咱們，你們唱歌，不是說：團結就是力量
嗎？團成一把，誰也折不斷的。同志們，搖紗間工資減少了是事實，所以只有
第二個辦法才是對的，我希望大家同意合理的，照合理的辦，可是，究竟該怎
麼辦，照多數的意見來決定，多數主張是怎樣就怎樣辦，如果大家硬是反對合
理的辦法，衆人都不講理了，又怎麼樣呢？同志們，我們是工會，就照大家說
的做，我們已經說明了，怎樣辦才對，否則就要吃虧，可是，如果多數人一定
要照錯的辦，沒有法子，我們一定服從多數，往錯處走，可是，我們事先是說
明白過的。」他停了一下。

有的工人說：「那當然照合理的來，爲什麼明明知道是錯了，硬要往錯道
上走呢？」

有人說：「是倒是這麼個理，但是我們的工資怎麼辦？以後什麼時候才調

整呢？」

老頭子說：「嘿，我說你這個糊塗人，人家說得明白，照衆人意思來，大家說要調整，一提，還不得讓常委會去交涉去。」

有人說：「這麼倒好，就祇先前工會不這麼辦事，啥事也悶在他們幾個人心裡，和誰也不說，這樣說明白了，不就得了。」

「搖紗間的姊妹們！」宗明繼續他的演說：「我們來想想看，爲什麼旁的車間從前不同情咱們呢？如果大家都不同情，都不支持咱們，那樣事情怎麼能辦呢？這也不能怪搖紗間多數姊妹們，你們當中只有很少幾個人，在車間裏罵你們，在外邊和旁人吵，弄得你們想作工也不安心，她們還好像在爲大家爭工資，強迫大家放慢車，一弄得別的車間都不滿意，事情本來是好好一商量就辦了的，這一攪合，倒不好辦了。同志們，應當看到搖紗間多數姊妹是咱們好工人，並不是多數要和其他車間吵鬧，她們是大家的姊妹，希望大家支持她們。○搖紗間的姊妹們，你們也要想一下，不要老指着頭，往一塊四，一塊五看，只看到解放後那幾天搖壞紗搖得特別快的高工資，你只往上看，脚下就要碰到

石頭：你得摔一跤，這個石頭叫『大家不贊成』，別的車間也不要老幫着她們掙過一塊四，一塊五，要看到她們先前是一塊一，二，和大家差不多，現在只合七八毛了，往公平處看，事情就好辦了。」

他講過這些話之後，休息了一下。

那個老頭子說：「有理，有理。」

一個職員說：「這的確是兩件事，混纏在一起，就鬧不清也沒法辦了。」搖紗間幾十個女工聚在一起，施家慧，李吉緊張地插進去聽她們談論，一個老女工說：

「可是這樣，我就這麼想過。」

另一個女工說：「成天嚷嚷關車，放慢車，真是脫了褲子放屁。」

還有人說：「放慢車，還不是咱們少掙錢，真她媽的吃了虧。」

休息之後，宗明又繼續講話，談到整個工資問題中，有那些不合理，那些應當改變，他說：雖是這樣，到底怎麼辦才真能够合理呢？他請大家回到車間去，召集會議提出意見，交給代表會的常委去研究，弄出個統一的意見來，然

後代表好去和廠方交涉，他並且請大家允許常委會一個考慮研究的時間，這樣才能辦得妥貼。

這次會議開得相當順利，工人開過會之後，散了，常委集合，又討論了一下，決定分頭徵求工人意見，並且分車間付表決。

六

各車間工大多數表決贊成了宗明的意見以後，下午，職工代表和人事處長汪叔茲在工廠的客廳裡進行談判，各自都坐在寬大沙發椅上，汪叔茲殷勤地招待職工代表抽烟，他對參加談判的季澤特別殷勤些。當總經理馬明齋走進來時，汪叔茲立刻忙碌起來，一面向總經理介紹季澤和李吉，一面給馬明齋移動椅子到小小的玻璃桌邊，同時又低聲吩咐一個年老的雜工倒茶來。

談判起初進行得相當順利，廠方同意了以三十二枝紗爲準，每車二分八，採用暫時補足的形式，汪叔茲說：

「我們總是跟着國營工廠走的。」

馬明齋接着說：「我是工業的腦袋，不是大頭金條的腦袋，如果搞大頭金條，我老早就發財了，我只希望能夠為中國保存這麼一個還算像樣子的工廠，紗的好壞，對社會影響是太大了，我的機器又不是不如旁人，我想工人是憑本事吃飯的，應該是我好好作了工，隨你檢查好了，現在工人不准檢查紗……」

曾義立刻打斷他的話說：「要照廠方規定那麼幾十條，工人懂都不懂，那怎麼也辦不到的，除非一個人只搖二十七八車才辦得到。」

「曾先生，」馬明齋說：「搖紗車數是有一定的，這個大家都明白，剛剛僱的養成工也可以搖二十七、八車，我們工廠現在庫存的紗管全都拿出來了，如果只能搖二十七、八車，那細紗間就得關一半車。」

葛俊說：「如果廠方答應二分八一車，我們工人保證出好紗，這些天不都是搖的好紗嗎？」

馬明齋說：「我這個工廠的紗，歷年在國內市場上都是有信用的，現在賣出去，比別的紗廠的紗，一件就要低幾千元，我的機器又不壞，我們辦工業的辦成這樣，我的機器是日本機器和美國機器，比旁人英國機器的紗還差，我真

是很不得跳河。」

季澤聽這裏，懂得了馬明齋的意思，他就說：

「剛才雙方協商很順利，我們還是繼續以這種精神來談罷，我認爲工人同志們並不怕檢查，還贊成檢查，因爲這的確是有關生產發展的。並且工人誰都樂意多搖一些，起初不熟練，可能少一些，當然會有一定數目的，我們直接研究紗的標準，和以多少車數爲準好了。」

馬明齋仔細聽了季澤的話，暗暗地覺得季澤已明白他要堅持的是什麼了，就贊成這個意見。經過爭執的結果，修改了廠方規定的標準，規定了幾個主要的標準之後，又協議了一般以三十八車爲起碼的標準，這一來馬明齋算是滿意了；他說：

「什麼時候開始檢查，什麼時候發新的工資？」

葛俊接着說：「過去搖的好紗怎麼算工資呢？」

汪叔茲說：「過去的工資不是已經發過了麼？」

葛俊說：「發是發過了，好紗應當照好紗發工資。」

汪叔茲說：「這樣罷，從今後起，我們馬經理也說了，今後改弦更張，大家努力搖好紗，檢查之後，好的全照二分八車發，並且這又不是新工資，加四分是獎勵的意思。」

曾義立刻說：「就說獎勵罷，只要是好紗都該獎勵才合理。」

汪叔茲看看馬明齋，笑着說：「這麼說罷，本來呢，單獨獎勵搖紗間，廠方是捏着一把汗的，既然各位都這樣要求，廠方想各位一定能保證不會發生其他問題的，本廠現在老實說根本談不上利潤，但是爲了使工友滿意，拿出更多的錢來，就是爲難些，也總要工友滿意，就怕這一來引起更多的波動，使工廠更受影響，恐怕難免引起其他車間的波動，這一點事先要考慮到才好。」

葛俊說：「我們是工人選出來的，當然代表各車間的公意。」

「嘿，嘿，」汪叔茲笑着，故作親切地說道：「這工廠的事，二千多人，各有各的心思，我這麼提，也是爲葛先生着想，怕代表因此爲難。」

葛俊說：「我們並不爲難。」

曾義說：「簡直痛快一句話，補不補？」

季澤在捉摸汪叔茲的真意，同時也要看看馬明齋的態度，所以沉默着。李吉此時看看季澤臉上似乎有一種又像不經心，又像在思索的神氣，便也不好插話。馬明齋却在一旁沉吟着，等待談出個更有利的形勢再講話，當聽到工人說得這樣尖銳，他心裡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不自主地，傲然地看了工人一下，又不自主地把煙灰敲敲，迅速地瞥了季澤一眼。

汪叔茲此時一直保持笑容，絲毫不激動，他淡淡地說道：「我們這一個工廠這樣作……到底總工會意見怎麼樣呢？」

這一來兩個工人都不說話了，季澤感到自己有講的必要，他就說：「洪盛紗廠的工資，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搖紗間的特殊問題，方才的談判，已經在大體上有合理的解決了；另一個是全廠各車間工資或多或少都有不合理的地方，上一次，紡織業職工會的代表，和紡織業同業公會的代表談過一次，當時馬經理也在場的。」他停了一下。

馬明齋說：「是，是。」

「當時雙方協議，首先由資方提出一個新的工資方案來，以後雙方再由協

商來解決，那麼這一個問題就是全紡紗業的問題了，今天自然不是來談這個問題，這點想必汪處長知道。」

汪叔茲一直很緊張注意季澤的話，他急急說：

「兄弟聽說過一下。」

馬明齋也說：「敝廠也正在草擬這個方案。」

「那麼其他車間的工資問題，今天是不必提了。」

李吉聽了好一會兒，才明白季澤這個提法在堵汪叔茲的口，她她說：「本來這就是兩回事嘛。」

「不過。」汪叔茲不輸口，「這也是有關聯的。既然各位代表堅決主張這樣追補，總不要引起更多風波才好。」

「我們工人是表決過的，今天我們是在代表全體職工說話。」

馬明齋盡量抑制了自己一向的傲慢，他說：「有這句話就好，既然幾個代表能負全責，我以為追補倒好商量，不過這需要董事會討論一下。」

曾義說：「我們是代表全體職工的，馬經理當然是能够代表董事會的。」

李吉急忙插嘴說：「剛才解決得不是很圓滿嗎？事情多拖一天，總有一天的不好。」

季澤看了她一眼。

馬明齋說：「我也和大家一樣，甚至比大家還着急些，希望我們工廠的事早解決，我也知道我們工廠的事多，不過，這件事還需要董事會討論一下。」

葛俊還想說話，季澤就插進來說：

「這樣罷，今天談到這裡為止罷。」他這一說，李吉和葛俊同時都看了看他，只見季澤淡淡說道：「職工代表就把這個結果通知全體工人，等待馬經理的回信。」他又轉向馬經理，「如果必要，馬經理可以直接把對追補的意見，在職工會大會上來說明一下，怎麼樣？我們後天就開會罷，明天再聽馬經理的信。」

馬經理微微震動了一下，他十分不願意在職工大會上去說話，況且是說這種話，但是見季澤他們都立起來，也就沒說什麼，送了衆人出去。

當晚季澤把談判經過，詳細地報告了宗明。宗明聽完以後就笑道：「這次

談判也還可以，資本家很明瞭情況哩，問題的中心是我們在工人中沒有足夠的組織力量。沒有問題，追捕是可以辦到的，我們要立刻把注意力轉到訓練班工作上去。」

季澤說：

「施家慧告訴說，什麼都弄好了，星期一開課，她還要舉行一個開課典禮哩，想請你去報告一下解放前後工人政治地位的變化。」

宗明說：「叫工人來談不更好嗎？不過我們免不了要說一說的。」

第二天，季澤孫源和馮超，施家慧，李吉，郭成到宗明那裡去，計劃洪盛紗廠今後的全盤工作，職工代表打電話來說：

「剛才廠方送了一個通知給職工會，說同意追捕，同時還在工廠貼出了佈告。」

李吉說：「這倒痛快。」

「這是什麼意思？」孫源沉思地說：

季澤說：「什麼意思？廠方看得出非如此不可，就來個主動。」

宗明笑着道：「這倒不是大問題，只要這樣辦了，就好。可是電話說今下午就補發，你們還得快些趕回去準備一下。」

郭成茫然說：「準備什麼？」

宗明說：「前幾天不是搖紗間吵出來，要先借五千人民券嗎？這是有人故意要提高要求，粗紗間又有幾個人反對，因此發追補之前，還不一定會很太平，不過這也不會怎樣了不起，準備一下是必要，真有人要趁此破壞：那她就倒霉了，正是孤立她的機會。季澤同志也先去罷。」

季澤，李吉忽忽到工廠去了，剩下的人商量今後工作問題。

在這次討論中，決定了訓練班是今後工作中心，同時確定孫源在研究今後工資問題上，負責任。談完之後，宗明和大家一齊出來走在路上，一出總工會，轉過一條街就到了河邊。繁華的夜都市已經在背後了，只看見遠遠百貨公司的霓虹燈發出引人注目的光彩，市場的喧鬧只隱隱聽得見，可是河邊很靜，岸邊柳樹排列很齊整，城市中，祇是在這裡才看得到月亮懸在千里無雲的天空，大家都默默走着，施家慧不自覺地，靠近宗明並排走，宗明說：

「還是前年吧，我們就從這城市不遠的地方過，黑夜住在離此不到百里的
一個村子，晚上蚊子咬得睡不着，我們起來喂牲口，就看見天邊上，一片白光
，那時知道是這個城市的電燈光亮，我們還開玩笑說，走罷，騎上馬，一鞭子
加緊，趕進城看戲去，沒料想，現在已經在這個城市了。」

施家慧說：「我真是遺憾得很，老在城裡待着，好幾次都想到解放區去，
參加土地改革，可是總也不叫我去。」

馮超說：「你想下鄉，我們還老想那天打進城才好哩。」

郭成說：「我倒想在鄉下待着，進城這幾個月真是別扭，矇頭轉向的，真
不如在鄉下打游擊，搞土改那麼痛快。」

孫源說：「城市有城市工作的興味，鑽進去了，新問題真是不少。」

宗明說：「對了，問題在於要善於學習，我們在農村工作憑什麼呢？我們
會犁地，會數二十四氣，認得大粒青高粱該種在那裡，懂得變工隊，所以我們
能領導生產，現在，我們在城市懂得什麼呢？懂得機器嗎？懂得鍋爐嗎？知道
那種紡紗機器，一個工人可以看多少錠子嗎？如果不懂得這些生產知識，那你

怎麼能在城市領導生產呢？又不懂，又不學，那怎麼能夠工作呢？今後是建設的時代了，只有從前發動革命進行戰爭時的堅決，勇敢，吃得苦就不够了，現在需要學文化的，應當覺悟到時代在變了，我們也要學習，改造自己，才能完成工作的。」

馮超聽得十分滿意，他說：「真是，就說這個洪盛紗廠的工作，仔細想起來，不去研究機器，真沒法工作。」

施家慧說：「我這次跟你們也真是知道了許多，我看宗明，季澤同志好像什麼事都要問幾個爲什麼，可惜我自己不行，沒學到多少。」

宗明笑了，「怎麼？忽然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了。」

施家慧抬眼看了他一下，也沒說什麼。宗明却正正經經對郭成說：「老郭，我記得在十二年前，那時候城市知識份子下鄉，鬧了好多笑話，把麥苗當成韭菜，一口學生腔和農民啥也談不上來，經過好多鬥爭，痛苦，才學會在農村工作了，有些人在鄉下待了十年還一直不會作農民工作，剛進城來，才幾個月，不是那樣容易學會的，但是必需學，只要有決心，老師多得很，只要不天天

老想着從前搞土改，就根本不管現在的環境已經變了，總可以學會的。」

這一席話，引起了郭成回去好好想了一次。

他們又默默走了一段路，和馮超告別之後，宗明還和施家慧一道並排走着，很自然地，他倆靠得很近地走，素來能談話的宗明，碰到這種情形，也只默默地不着聲。當他們走到分手的岔路上，施家慧迅速地抓着宗明的手，緊緊地握了一下，就走了，宗明被她這一個舉動弄得有些激動。

七

洪盛紗廠發追補工資的下午，工人們三個五個一羣地在議論，忽然粗紗間有幾個工人說：他們不同意搖紗間單獨追補，理由是要調整就一齊調整，李吉有些慌張跑來告訴季澤。

當粗紗間這樣吵時，王二姐出現在等待領工資的的搖紗女工之中，她嚷着說：

「不稀罕這幾個錢，才幾個錢，倒背了個名聲，別的車間反對咱們領，咱

們不要領得了。」

汪叔茲的面孔在辦公室玻璃上現了一下，他的賊亮的眼睛看看工人在亂糟糟的情形就神氣很自得地走開了。

陳美英也在阻攔女工去領工資，她說：

「咱們不要，不給追補，咱們還搖壞紗，總有領到的一天。」

一些小女工被她倆這一吵就茫然了，也不知領了好，還是不領的好，又不願意走開，大家在紛紛議論着。

此刻葛俊和季澤正好從此地過，葛俊一看情形，心裡早就有數，她立刻插到工人當中去大聲說：

「發追補的事，是大家推舉我們去交涉的，這下交涉下來了，爲什麼又不
要？」

王二姐接口道：「旁人不叫咱們領嘍，我們就不要。」

葛俊非常尖銳，立刻問她：「你說我們不要，你代表誰，你不要，你有你的自由，不能混挪上別人。」

葛玲子這時在一邊說：「也不知道鬧什麼，天天吵要補，要補，這下補了又不要，也不知安什麼心？」

葛俊耳朵尖，立刻聽到了這幾句話，她就說：「姊妹們看得清楚，是誰真爲咱們想的，大家討論了幾天，決定叫咱們去交涉，沒交涉的時候，就有人吵要多少要多少，就像她頂爲大家似的，說到要交涉，她又不肯去交涉，交涉下來，她又不要大家領，大夥兒明白，誰是想幹什麼的了罷！」

王二姐一下走到跟前，「喂，葛代表，你說誰？」

葛俊冷冷看了她一眼，沒理她，直接對大家說：「我們大家隨自己的心願好了，不願領的人舉手，我們也不強迫她領，願領的，自個領去，別人也不能干涉。」

這時誰也沒舉手，誰也不動，季澤和幾個粗紗間的工人來了，粗紗間的代表一到，就站到一個石頭上，對衆人說：「咱們粗紗間的人多數贊成搖紗間姊妹領追補，只有三個人反對，他們嚷得凶，剛才又表決了一下，連他們自己也不舉手反對。」

季澤站上去說：「這裡有誰反對領的，請發表意見啊，我們工人是講民主的，有意見只管發表。」

半響沒人作聲，葛俊忽然問王二姐，陳美英說：「你們有什麼意見，就說罷。」

王二姐一看形勢不利，她說：「我有啥意見，旁人不叫領，咱們就不領唄，這還不是大夥兒的意思。」

葛俊說：「大夥兒是誰？」

粗紗間代表說：「并不是咱們工人都反對搖紗間領追補的工資，只有楊老三，沈禿子他們反對，可是現在也沒話說了。」

林梅英在一邊說：「喲，怪道不得，沈禿子反對咱們領，咱們這也有個反對的。」她這一說：大家都笑了，有的人想笑又忍着了笑。原來，誰都明白，沈禿子和王二姐是相好的，王二姐被這一說十分狼狽，臉都氣紅了，也沒敢說什麼。

林梅英却在大聲嚷道：「走，走，咱們領去，誰愛不領的，咱們管不着。」

說得出，做得出，真不要才是好漢。」這一來，工人們都去領追捕的錢去了，王二姐，陳美英也隨大家亂哄哄去了。葛玲子看到她們兩個也來了，就故意大聲大氣地向旁人說：「我也說不要呢，銀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說完還瞟了王二姐一眼，林梅英却對她說：「只要心不是黑的就成！」

經過這一次小小的風波，工廠的流氓份子暴露得明顯了，在衆人眼裡孤立起來，工場平靜了，生產進入常軌，季澤把這些通通告訴了宗明，宗明說：

「過去，主要問題是我們工作不深入，界限不分明，少數人一鬧，工會就沒有辦法，今後呢？」他下了結論：「基本問題是要把工人組織起來，組成一批骨幹力量，和這些特務殘餘劃清界限，我看工人中培養了骨幹，工作組沒有留在廠內的必要。」

季澤說：「撥出工作組？」他顯然感到懷疑，「這行嗎？」

「不但行，而且必要，革命力量只有當他是內在的時候，才會有力量的，當然初期用工作組來開關工作是有必要的。」

季澤一向是深深敬重宗明，而且努力在學習他的，甚至有時在說話上，態

度上不知不覺受了些感染的，他有時感到宗明雖說看問題比他深刻，可是近來他感到在宗明看到了問題時，自己大致也看到，宗明今天說的這個話，却使他出乎意料了，他感到太大胆一點，可是宗明似乎早已想過了，因此他沒說什麼，就回去想這個道理去了。

這一天，工廠的訓練班開課，特地選擇了星期日下午來舉行開課典禮，除了工會的代表，上學的七十多工人之外，還邀請了其他許多工人，禮堂設在大飯廳裡，工人們忙碌一個上午的結果，這個本來有些暗黑的飯堂煥然一新了，牆上粧飾着標語，花草，門口兩面大紅旗，異常鮮明，男女工人們知道今天有戲看，三三五五，來得很多，各自都穿得整潔乾淨，院子裡，會場裡，人們招呼着，笑着，鬧哄哄地，有如過節日。和施家慧一齊來的青年團員們，在會場後，一間小屋裡化粧，他們應許了，給今天的大會演一個戲，還加上邊疆舞。青年工人們十分熱心，在前幾天就準備了合唱，小歌劇，人們歡樂着，忙碌着，一個臉上擦了油彩的工人從舞台後，紅色的幕布裡探出頭來，向舞台下叫喊一個人名字，坐在台邊，正在說說笑笑的女工聽見頭上有人叫喊，不由地停止

談話，當仰起頭看到這個人的樣子，就大笑起來；這人向女工們笑笑行了個禮，趕快縮進去了。在禮堂前，有人頭上扎了一隻小冲天毛的男工，他臉上已經塗了粉的，突然急急從一羣人中抓到一個青年工人，「嘿，你這傢伙，還在這裡吃東西，快走。」那個青年工人手上正拿着一塊工廠商店買來的糖，轉身看看他就指着說：「看，這個蔣介石，頭上還有根獨裁毛哩。」衆人看見這個化粧了小丑的工人，一臉正經，着急要挪那個青年走，不由哄笑起來，伸手去撫弄他的小冲天毛，這個演員，連忙做了個怪像，舉手敬禮，他們就匆匆回到化粧室去了。施家慧，在後台看了一遍，覺得大體上已經妥貼了，走到會場去轉了一圈，打算到工會辦公室去看看，究竟什麼時候開會，她走過院子時，看見宗明正在一群工人中，談談說說，十分融洽，不時聽見青年工人們在轟笑，她急步走過辦公室前的花園時，又看見孫源和一個工程師在散步，低聲地在談論什麼，只聽見那工程師說：「……當然，當然，我是一定來講課的！」她知道，孫源正在籌劃開設工人的技術研究班，並且準備要幹部也參加學習的，剛走到辦公室碰見李吉，葛俊挽着手出來，對她說，「開會了。」

一陣掌聲過去之後，宗明站在舞台的紅帷幕之前，一張鋪了白台布的桌子後面，開始了演說，開頭，他詳細地講了解放前後工人生活的變化，使人信服地了解到工人階級是新社會的領導階級，接着他又問道，現在經濟上翻身沒有呢，他回答說，沒有，目前還不可能的，他說：

「我們要學習蘇聯的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和我們今天一樣，非常困難，他們一天只規定吃幾兩麵包，穿很壞的衣服，他們的領袖列寧，也是這樣，一頓只有幾塊黑麵包，那個時候，蘇聯沒有白麵包嗎？沒有很好的水果，奶油嗎？有的，他們知道，要吃得苦中苦才爲人上人，他們把好東西，運到外國去換機器，節衣縮食，辛辛苦苦地工作了這麼多年，同志們都知道，現在蘇聯工人的生活，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生活了，我們要向他學習，不能像敗家子一樣，有一點就吃一點，這樣一來，我們就沒有辦法迅速建設幸福的生活了。」隨後他告訴大家，以後努力學習，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知道你們的黨，共產黨主張什麼，他的話在掌聲中結束了。

演講之後，深紅的幕布緩緩升起，戲劇開始了，宗明看到青年工人在舞台

表演解放前工人生活的時候，不禁想道：「工人有多豐富的創造力啊。」隨後他在離開會場時，告訴季澤，馮超和施家慧，今後在工人中的工作，必定要抓緊使用俱樂部這個形式。

訓練班在工廠裡成了一件大事，上課的工人十分熱心，有一些小女工在聽課之後，時常找到旁的人借筆記來抄，有一些老年女工說：「任怎麼說，我是要等着好好看看社會主義。」施家慧在講完社會主義之後，帶來了一批書店裡購買的蘇聯畫報，工人們十分愛惜地，熱心地看畫報，常常指着畫報上問：「這是工人麼？」「這是工人住的房子麼？」「吹，有多少機器。」青年團員耐心向他們解釋畫報，可是他們的英文程度也不高，俄文根本不認識。時常是猜測的，工人們感到不滿足，「哎，要是中文的該多好。」有些人就說：「那怕什麼，咱們將來也是這樣，印自己的畫報。」

上午是上課，下午討論，葛俊，和另一些年青的工人在討論會上非常活躍；往往在討論有些沉悶時，她們便提出反面的意見來，立刻引起了一場爭論，參加訓練班的幹部，青年團員，十分精細地記下這些發言，深夜還集合起來，

整理這些發言，這是宗明時時要求的，他說：「經驗就是這樣積累的，現在記下工人的話，拿來研究，整理，下一次就能用工人的話去向工人講課。」

馮超在一邊領會了他的意思，說：「這就是毛主席說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訓練班一期一期地辦下去，工人們在共同學習之中，互相間建立了友誼，往往在結束時，依依不捨，結束的一課時常是討論解放前後工人地位的變化，這個題目往往能引起衆人熱烈的發言，有時禮拜日，訓練班的工人們自動邀集了幾千個人去游公園，名勝，青年團員參加在裏面教授邊疆舞，作集體遊戲。

有一次，李吉到一個工人住家的院子去，走進門時，看見院子裡有好多人在那裏散坐着，一個訓練班畢業的青年工人，正在那裡指手劃腳地講道理：

「你說，解放了爲什麼還受剝削？要不受剝削容易得很，請市長下一道令，所有資本家都不准剝削，那好，都關門，誰也不准剝削，你在那去找工作去？不受剝削當然好，沒工做了，誰也不剝削你了，有啥好？」

有個老頭不明白，他問：「不是聽說過老解放區還分東西嗎？爲什麼咱們

就不分？」

「分哪！那還不好辦，別看咱們這城市大，衆人一動手，十天也不要，啥都分得光，分完了，幾天就用了。啊，那時候尋思還是找個活兒幹罷，一找，這也分了，那也分了，你買油鹽都找不到舖子，這一翻身正像宗明同志說的，翻到溝裡去了。」大家都笑起來，這個青年又滔滔不絕地在那裡講社會主義，蘇聯工人的生活。

李吉聽了，也插進去談了好些時候，深夜回來，馮超，季澤正在談訂集體合同的準備工作，他們說，資方的草案已經提出來了，李吉抽空子把剛才的事告訴他們，季澤說：

「訓練班有成績哩，工人中已經有大批骨幹了，這樣來搞集體合同，已經具備了充分條件。」

他回去把最近的情況告訴宗明之後，決定季澤搬出廠來，集中力量搞集體合同工作。

就在這時，一個下午，大部份工人都下工走了，只有少數工人還在工廠，

有一個職工代表，和廠警，還有些其他工人在打籃球，王二姐的哥哥，從廠外約來了他幾個把兄弟。也一道在打球，在爭奪一個球的時候，職工代表被王二姐的哥哥一闖，立刻摔在地下，這個工人非常氣忿站起來說：「打球有這種打法，怎麼故意闖人？」

「老子闖了你 又怎麼樣？」

衆人都站着了來看，王二姐哥哥的把兄弟們圍上來對工人說：「你闖了人，還罵人，當上代表就動壓力派是囉的？」那個代表也是青年，不服氣，「誰闖誰了？你是誰的老子？」

王二姐的哥哥不聲不響，上來就是一拳，青年工人連忙招架，可是王二姐哥哥那幾個把兄弟假意在攔，這一來王二姐哥哥狠狠地打了工人代表一頓，才被人挪開了，王二姐的哥哥還說：

「小子，你加點小心。」又大聲一路嚷，一路走出球場，「你是代表，老子就打了代表，把老子怎麼樣？」

郭成聽到這個報告，立刻打電話給派出所，公安局派出所來了兩個人，他

們一來，聽說是打架，就把工人代表和王二姐的哥哥帶到派出所去了。

訓練班許多工人聽見這件事，大為激忿，都說：「這王二姐的哥哥解放前不知打過多少工人，現在還發橫嗎，一羣人推選了代表到派出所去，向派出所說明，是王二姐的哥哥打人，他們把代表保出來，王二姐的哥哥在兩個鐘頭之後也被旁人保了出來，他一邊走回工廠，一邊說：『等着瞧，我姓王的打了人，又怎麼樣？』」

郭成根本沒把這件事告訴區工會，直到兩天後，季澤到工廠來，訓練班的人才把事情告訴了他，並且說，這傢伙真橫，非得整治不可。季澤打電話告訴宗明，宗明氣忿起來。

「那不行！你們去報告公安局，看是誰放的人，這一定是他們幫會作怪，要通知廠方，開除這個廠警。」

季澤很快告訴了公安分局，職工代表會義把這件事通知了廠方，公安分局去查問派出所時，派出所起初以為是小事，說「互相打架，又取了保，」分局局長立刻用嚴厲的語氣說：「王某人是這一帶幫會的小頭，我知道他是幹什麼

的，根本不是互相打架的問題，立刻傳到公安分局來。」

王二姐的哥哥被押了兩天，向被打的代表道了歉，公安分局的人對他說：「你是國民黨區分部委員，沒有公民權的！這次還是從寬處理，以後工廠附近發生什麼事，唯你是問，限你以後每三天到派出所去報告一次你的行動。」工廠貼出佈告把王二姐哥哥開除了，汪叔茲對這件事顯然有些悶悶不樂。可是工人們都傳開了，「這下子壞人吃不開了。」

此後，集體合同的草案，工資部份是資方提出的，工人管理規則大部份是廠方的意見，福利問題却是工會常委會擬的。在擬訂之前，召集過許多小型會議，現在作為草案提到工人中討論，工人們仔細逐條地都提出過意見，在評工資時，許多訓練班工人直接地提出了幾個偽工會理事的名字，要降低他們過高的工資。工人主張：作什麼工，拿什麼錢，由於準備的工作周密，偽工會理事們根本不敢講什麼，工人的情緒高極了，一提到他們的名字，就激昂地指斥他們過去壓迫工人的事實。王二姐不是偽工會理事，可是搖紗間的火力是向着她的，這個一向發橫的女流氓氣餒了，甚至有兩天不到工廠來。

職工會把這幾個僞工會理事找來，告訴說：

「你們心服不？」

「心服。」

「祇怕是口服心不服罷！」葛俊說：

「那裏，那裡，我們也是工人一份子。」

「工人是工人，可是賣了工人。」

僞工會理事，僞促不安，不知如何才好。

季澤插入說：「要是你們，對付革命工人會怎麼樣？」

僞工會理事說：「是，是。」

大家都本來想笑的，可是沒有笑，葛俊說：

「你們是沒有公民權的，不能參加工會，工還可以做，你們以後再不准亂說亂動，過幾年，工人們提拔你一步，恢復了公民權，那時再看能不能參加工會。」

「是，是。」

在這以後幾天，紡織工會的代表，同業公會的代表，在總工會一間明亮寬大的會議室簽訂集體合同。

當夜，工作組，施家慧，青年團員們，在宗明的辦公室初步交換這次工作的經驗，在談了兩個鐘點之後，宗明說：

「這次是有一個缺陷的，沒有在工廠公開建團！」

「是啊！」施家慧說「我都想到這個了，總像忙不過來似的。」

「不！」宗明說：「這是領導上佈置工作的毛病，不過來得及補救的，以後你們還要辦夜校嗎？」

「一定辦。」青年團員們說。

宗明笑着道：

「你們也學到不少東西了吧？」

「真學了不少。」青年團員們活潑地說。

「我們的事業是在學習中前進的，讓我們今後在孫源同志辦的工人技術學習班裡再學一些罷。我們必須要善於切切實實地思想，虛心地學習，領導生產

，這是一個很多方面的工作，我們的工作也是一個方面罷。」

請讀者允許我，在這裡把故事結束了罷，雖然有許多事還沒有真正結束，可是，歷史本身還在前進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七號於北京

大眾文藝叢書

傳家寶 (小說集)	趙樹理著
鐵樹開了花 (小說集)	曾克著
囑咐 (小說集)	孫犁著
親家 (小說集)	康濯著
人民的兒子 (小說集)	方紀著
平原上 (小說集)	秦兆陽著
望南山 (中篇)	楊朔著
問題在那裡? (中篇)	趙熙著
村歌 (中篇)	孫犁著
楊趕會的一家 (中篇)	俞林著
劉志丹的故事 (中篇)	董均倫著
十月北京城 (報告)	呂劍著
山村紀事 (散文·報告)	蕭也牧著
在城郊前哨 (散文·報告)	嚴辰著
穆林女獻槍 (詩)	王亞平著
生命的春天 (詩)	嚴辰著
報功單 (劇本)	胡奇著
生死仇 (劇本)	逸斐等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問題在那裡?

定價 5.50